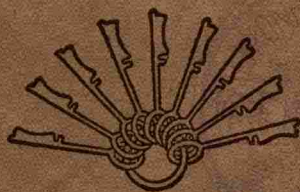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中國名勝遊記

編者 黃九如



中華書局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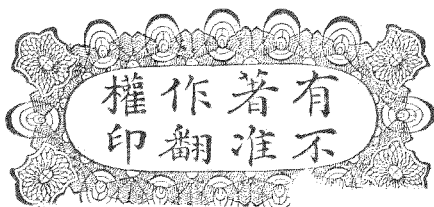
民國廿四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初中學
中國名勝遊記(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郵費匯費另加)



有者不准翻印

編者 黃九如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中國名勝遊記

目錄

頁數

一	壯遊團出發	一
二	遊衡山	三
三	遊武漢	八
四	遊武當山	一
五	遊廬山	一三
六	遊黃山	二二
七	遊西湖	二九
八	遊天台山	四一
九	遊雁蕩山	五〇
一〇	遊普陀山	五四

一一	遊蘇州	五九
一二	遊南京	六四
一三	遊泰山	六七
一四	遊北平	七〇
一五	遊五臺山	七五
一六	遊華山	七八
一七	遊峨嵋山	八三
一八	遊滇池	八七
一九	遊桂林	九〇
二〇	遊羅浮山	九四

中國名勝遊記

一 壯遊團出發

在家中，我可算是一個淘氣的小孩。上面三個哥哥，都在很遠的地方做事，祇有我，足足長了十五歲，還不會到過騎田嶺腳下一步。雖則兩老對我十分鍾愛，但我時時總覺得悵然。我的姓名本來叫做金華，可是我在書房裏的書本上，爲得要給父親看見，故意大大地署名「井蛙」。每當課餘之後，總拿我們本地方以外的事向父親尋根究底，他老人家對我也莫可如何。今年的端午節，正在吃楊梅、粽子、雄黃酒之類的當兒，父親接到他的老友黃傑寄來的一封信，他看完之後，笑嘻嘻地遞給我，信上是這麼寫着：

『嶺雲足下：別來轉瞬，落花已空，悵悵！際茲盛世，材朽如我，無可作爲；日日伏案讀死書，亦覺興趣蕭索。近擬作一度漫遊，以增見識。已徵得小友數輩同行，不審令郎願否加入不勝……』

我等不及看完，便跳起來說：『要去！要去！』母親在旁邊莫明其妙，望着我們發呆。終

於父親爲了我的吵鬧，和有着對黃傑的信任，過了兩天，便送我到了郴州。

郴州是項羽殺義帝的地方，在那兒，黃傑家裏已經有了七八個小孩，都和我上下年齡。黃傑是一個有趣的人物，春天在我家時，和我訂了忘年交，我不叫他伯伯而叫他老少年。他看見我們來，歡喜得了不得；當晚便去叫了一桌酒菜，連同好幾位小孩的家長，一共擠滿了一大桌。酒吃到一半，他立起來說道：『我們此去要將本部十八省打一個大圈，東北是傷心之地，去不得；西北、西南的邊疆地方，交通不便，只好留待將來。我們這地方太偏，在山中，無論怎樣的天才，給他一個孤陋寡聞的環境，是不成的。所以說太史公遊了天下的名山大川，然後才能做出那部偉大的史記；這裏要去遊的諸君，依我看都有太史公的天才，希望此去從書本以外得些活活的才思，活活的學問！我已將我們這一行，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壯遊團」。「壯遊」兩字古人用的多着，我們就說是一個豪壯的遠遊也行；或者說我是老人，其餘諸位都是少年，老和少的年齡折中起來，便成了壯者之遊，這也使得總之，我願我們每一個團員，都和野馬一樣的健壯，回來時帶給諸位家長許多新鮮的事物！』

一陣鼓掌，腳接了他的話聲。第二天便和山叢中的故鄉作別；送來的家長，也都上了他們的歸途。

二 遊衡山

我們一行共是九人，由老少年提議，大家不必稱名道姓，依高矮排成一列；最矮的叫老大，其次叫老二，以次而下，老少年數當老九。但我們覺得他是前輩，不應委曲他爲末位，恰巧老六記起了鏡花緣中有一位萬知的多九公，我們便稱老少年爲黃九公。他聽了很高興，說是宋朝有名的詞人黃山谷，也是排行第九，人都稱他黃九；這位詞人，正是他平日所崇拜的。

黃九公帶領我們到了衡陽，衡陽在湘水之濱，城外有一個山，叫做迴雁峯。山上有雁峯寺，一塔高聳，倒映於湘水的碧波，風景頗美麗。黃九公說湖南的名山是衡嶽，我們壯遊團第一次的試步，便是選定那個高山。但一般人傳說：迴雁峯是衡山的頭；長沙的嶽麓山，是衡山的腳；所以我們在未登衡嶽之前，先拜見這南嶽的頭腦。

由雁峯寺展望，北面未水流入湘水處，也有一塔，黃九公說那叫做來雁塔，相傳飛雁由北而來，到了迴雁峯，便迴旋轉回。這恐怕僅僅是一種傳說，未必真如此靈驗。不過來雁塔和雁峯塔，南北對峙，卻給衡陽添色不少。

離開衡陽，往北走到了衡山縣城，城離南嶽尚遠，我們便宿在城內。次早晨光熹微中，我們便出了西門，正午才到了南嶽廟。這廟建築很宏大，殿柱多半是用的大石，前後左右，總共百多間房屋。周圍繞以紅牆，古木茂盛。黃九公說這廟最初建於晉時，到清朝大加修葺，因此裏面的石碑，都是明以後的遺物。近來爲實行保存古物風景計劃，又修葺了一次，所以顏色煥然奪目。寺裏的和尙，招待我們很客氣，他說：『諸位爲甚麼不等八九月來？那時是會期，來這兒進香的男男女女，遠近總以萬計，真熱鬧有趣啊！』

午後我們想上山登祝融峯。因爲南嶽通稱七十二峯，而以祝融峯爲最高。可是我們剛欲出門，雨點已下，只得作罷。先前那和尙笑向老大說道：『你來神壇前磕幾個頭罷，也許老天可以晴呢！』老大颯的逃到了老八的後面，那和尙正經地告訴黃九公，說是這兒雨最多，一年三百六十日，難得有六十日快晴。唐朝韓文公，想看祝融，經過了一番虔心默



遊 衛 山 記

禱，才得達到目的。

第二天雖沒有晴，但雨點已細如蛛絲，便冒雨而出。從嶽廟至祝融山頂，據說有三十里路，我們也不雇轎夫，徒步而登。這雖是陡峻的山路，卻并不崎嶇；全體用石造成階級，初行沿路多竹林，平坦處則爲良田。黃九公說南嶽無地非泉，這些田便全靠泉水的灌溉。半山亭以後，風雨漸大，回顧腳下諸山，雲霧迷濛，湘江影跡，更不可見。我們鼓勇而上，直到祝融峯頂，那兒有一石屋，俗名聖帝廟，我們躲入廟內避風。內有一橫匾，上書「五龍拱極」，大約是指芙蓉、煙霞、天柱、石廩、雷祖五個山環繞祝融而言。從祝融下視諸山，形如兒孫伏地，真是奇觀！但廟東有紫蓋峯，很像帝王的麾蓋，牠獨不朝向祝融而轉向東。黃九公告訴我們，杜少陵望嶽詩，是這麼寫着：

祝融五峯尊，
峯峯低次昂；

紫蓋獨不朝，
爭長竦相望。

我們到了上峯寺看這寺頂的瓦片，都是鐵所造成。寺門口立着一位老僧，他告訴我們這兒的風大，鐵瓦有時尙且飛揚，年年非修補不可。這時老二正走向一塊大石上去看

風景，老僧連忙叫他回來；他說這絕對使不得，要看風景必得要睡在石上，因爲今日正是發着大風，不小心要給吹落的。我們一方已經疲乏饑餓，一方又感覺寒氣刺骨，便入寺中休息。

晚飯後卻得雲開月朗，然風聲仍然震屋；老僧叫我們快出來看月景，他說稍遲也許要暗黑起來。他在山頂看到很好的清月，一年裏不過幾次，所以此刻興致勃勃。

次早六時即醒，起來觀日出；上峯寺東有觀日臺，從小徑走上，崎嶇陡絕。上有六角石塔，前爲方石臺，中立一碑，題曰「觀日出處」。俯首下視，只見一輪紅日，由雲海中緩緩上昇，彷彿是兒童玩弄的氣球，但非常的大。這時遠山及湖水，都被雲霧遮蓋，覺得宇宙間除卻紅日而外，便只有我們腳底下的山尖，胸懷非常空曠。山半陰雲四佈，正在下雨，老僧告訴我們，南嶽有三天：自山麓至玉版橋爲一天，自玉版橋至半山亭爲一天，自半山亭至巔爲一天。往往上面天晴，下面落雨，我們這次雖得在山巔看到月昇和日出，而在山半卻走上走下時都灑着了雨，可謂幸中之不幸。

下山時到了絡絲潭，這潭水源來自芙蓉，香爐諸峯，瀑布自高而下，聲甚洪大。又到了

水簾洞，這兒的瀑布是由紫蓋峯流來，自上倒瀉，遇崖石激射而上，復奔放而下，噴珠拋玉，輕明若簾，故名水簾。下爲深壑，水聲聞於數里。我們對此奇觀，流連不忍別去，經黃九公的催促，才拾級而下。

帆船由湘水順流而下，到了洞庭，浩浩蕩蕩，橫無涯際。中有君山，雨中但見樹色蒼茫，未及登臨，都以爲悵悵。

三 遊武漢

到了武昌，我們禁不住野馬似的飛奔，直奔向黃鶴樓上。這樓下臨長江，武昌城裏有一蛇山，蜿蜒橫貫全城，直到江濱的黃鶴山爲止，而黃鶴樓便在黃鶴山上。這樓，是歷史上的名物，當我們未到之前，以爲牠的好處還不止此；現在樓的本身無甚可觀，但牠的地位總算不錯。因爲牠離地約有百餘尺，四面臨空，豁空開朗，憑欄而望，煙雲遼闊，長江如帶，上下百里，明如指掌。對岸漢陽龜山，匍匐達於水濱，勢欲渡江與蛇山一決雌雄；江上風帆隱約，意態悠然，惟隔岸漢口一帶，外艦羅列，旗幟飛揚，令人氣憤，即使崔顥、李白復生，怕也不

能登斯樓而從容不迫地作詩。時移勢異，勝蹟的風流，也如飛去的黃鶴一樣，不復飛回。下了黃鶴樓，看見那石級兩旁許多寒酸的星相攤子，覺得可憐亦復可笑。樓旁還有數樓，因牠們非傳統下來的古蹟，故未上去。

渡長江到漢陽，崔顥的黃鶴樓詩裏，曾有『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句子；現在漢陽已不見怎麼好看的蒼樹，代之以林立的煙囪，口吐黑雲，天日爲暗。繞過漢冶萍煤鐵公司，才到了月湖的古琴臺，黃九公說這便是鍾子期聽伯牙彈琴的地方，現在還有臺亭一座，頗可證明這傳說的真實性。隨後到了鸚鵡洲，這兒除了田園家宅而外，還有好些地方是芳草萋萋；和唐時崔顥所見的情形，料也相差無幾。洲上一處有一堆荒土，歷碑上寫着「漢處士禰衡墓」六字，這名字我腦裏覺得怪熟，可是一時想不起他的來歷。正在凝神思索的時候，只見老六向黃九公問道：『這便是黃祖所殺了的禰衡嗎？』黃九公點點頭，隨後笑道：『你怎麼記得我們黃家老祖宗所做的壞事呢？好了，既已被你說穿了，我也不來替我們的祖宗包謊，你就說明給大家聽聽罷！』於是老六滔滔地說道：『禰衡是東漢末年的人，才學很好，但性情非常高傲。當時天下羣雄割據，而曹操假惺惺奉

着天子，勢力最大，可是禰衡瞧不起他。曹操深以爲恨，一次想了個報復的方法：因爲禰衡長於擊鼓，他便於一天大宴賓客，叫禰衡來擊鼓助興。禰衡是天下聞名的才士，他怎肯做這種差役的工作？只見他走了來，當着許多賓客，脫了衣服小便，然後擊着鼓大罵曹操一頓。曹操本想殺他，又因想做僞君子，於是將他送給劉表。劉表也恨他傲慢，再將他送給黃祖。黃祖是有名的性急鬼，他也不喜歡禰衡，但他的兒子卻很和禰衡要好。一次他兒子得了一隻鸚鵡，還叫禰衡做過一篇鸚鵡賦。可是黃祖終於要殺禰衡，他的兒子聽到了這消息，連鞋子也來不及穿就去奔救，但已太晚了；後來禰衡就葬在這鸚鵡洲上，據說被殺時還很年輕呢。』

我們聽了這段話，都覺他死得太冤枉，爲之淒然。黃九公默默地折下一枝樹枝，在地面畫了一首李白的望鸚鵡洲悲禰衡的詩：

鸚鵡來過吳江水，
江上洲傳鸚鵡名。

鸚鵡西飛隴山去，
芳洲之樹何青青。

煙開蘭葉香風暖，
岸夾桃花錦浪生。

遷客此時徒極目，

長洲孤月對誰明？

四 遊武當山

連日江水忽然暴漲，漢口一帶，已與隄岸相齊，江輪暫不東開。我們困居旅舍，覺得無味，於是決定一遊武當山。這山屬於漢水沿岸的均縣，和陝西很相近，去時須先經襄陽，樊城。老三問黃九公武當山有何名勝的確，我們平日除在武俠小說中看過武藝精通之徒，有所謂武當派而外，全然沒有聽過這山名。黃九公於是給我們說道：『這山原來不是以美妙的風景出名，而是以那神像出名；不是以那神像出名，還是以那皇帝出名。』老七插口問道：『這是祝奉的一個皇帝嗎？』黃九公搖搖頭道：『倒也不全是呢，我來慢慢地說罷。這山本來是道家修道之所，上供真武神像。到明永樂皇帝時代，他因自己從北京起兵造反，奪了惠帝的皇位，滅了方孝孺的十族，深恐南方各省不服他。於是假託他是真武神轉世，大搜刮東南各省的財賦，建造這山的宮殿，所以現在這山的廟宇，是東南第一富麗。上面聽說還有一個金頂，光燦奪目，數十里外都可以看見呢。』我們聽了真是氣憤，做皇

帝的人是多麼的無恥呢！

我們先到了迎恩宮，這是武當八宮之一，北距均縣城約五十里。這宮除了正殿及門樓而外，其餘都變了亂草。南行四五里，經周府菴，門前古柏十餘株，枝榦盤結，遮掩數十畝，是三百年前明代遺物。從此南經玉真宮，便爲入山之始。轎夫走過迴龍觀南的好漢坡，停下來休息；我們在磨針井旁閒望，見一鐵棒豎立，出土約三尺，周圍約八寸。黃九公走去問一道士，才知是以前修道者磨鍊之物，他們實行磨鐵成針的古話。夜宿財神觀，此廟矗立路中，後爲高山，似乎已臨絕境；然廟後有一門通石級，陡絕可怖。

翌晨由廟後沿石級上登，懸崖絕壁，旁多石洞。至兩崖廟，廟中器物，均古銅器。內有萬聖樓，四周石壁，佛像無數。樓前臨懸崖，用石琢一龍頭，寬五六寸，長約六尺；龍頭上設香爐一，俯視下爲深谷，黑不見底。一般鄉民，每來此燒香，如心裏稍爲害怕，必然跌下，而旁人反說他是心不誠，一年中總要死好些人。迷信之毒，可謂深了。

途中路雖險峻，空氣卻非常清新，胸襟爲之一快。一處名烏鴉嶺，烏鴉極多，香客將饅頭拋往空中，烏鴉即都飛攏來爭食，一點也不會落脫。以後就到了朝天宮，那有名的金頂，

已在目前，光耀奪目，不敢仰視。

金頂下面的殿，寬廣約兩丈，內供真武神像。老八忽然問道：『黃九公！這不是真武的神像罷？我們家門口有一個真武廟，裏面的神像，是披髮赤腳，手上拿了一把劍，和這完全不同。這兒的神像，穿得這樣的龍袍緞帽，怕又是一個神罷？』黃九公摸摸老八的頭，說道：『神還是這一個神，不過你們鄉下是想真武神給你們趕魔鬼，所以做成那個樣；這兒的神是要他像永樂皇帝，所以做成這個樣了。』他說完了自己笑笑，我們也跟着他笑笑。

金頂自殿基以至瓦片，全部銅質，外作金色。神龕香桌，一切供器，都是黃銅所造。殿外欄杆上，刻了許多明代大官員的姓名，都是來這兒進過香的，可見當帝政淫威之下，雖明知永樂帝爲真武神轉生之說爲鬼話，也只好敬而奉之了。

入山以來，一連四五日天氣清明，各名勝古蹟多已遊過，推想長江水勢，必已減退，於是相率下山，整備往遊廬山。

五 遊廬山

船到九江，廬山峯巒，已隱約在望。我們一口氣往前奔，中午到了蓮花洞。飯後黃九公拿了手杖，在我們每人的小腿上輕輕地敲敲，問我們還有沒有勁上牯嶺；我們候他敲着，都應聲跳了起來，於是又往前奔。這回道路可不像從前那麼平坦，一步步踏上石級，確有些費力，但也不去理牠。好在雖則越走越吃力，而氣候則越走越涼爽，並不是汗流浹背地那麼苦；而且沿路修竹幽深，松杉陰翳，花香泉響，瀑布時現，使你精神百倍。薄暮到了牯嶺，滿眼都是西式房屋，入旅館休息片刻，日間所穿單衣，至是頗覺冷了，都換上了夾襖。晚飯後除了黃九公而外，我們都七斜八倒地靠在床上，我只覺得眼皮沈沈地重，似乎沒有解衣，就入了睡鄉了。

第二早醒來，黃九公在和一個陌生人談話，這人便裝短褲，腳上綑了綁腿，一股出遊的神氣。黃九公叫我們稱他易先生，說他在此地住過多年，甚麼事都熟習，現在來陪我們遊玩，我們真高興極了。易先生領着我們出了旅館，指東畫西地說道：『這兒離平地已經三千五百多尺了，你們的腳勁真不壞呢！不過這兒到廬山高處，還得一千尺，你們有勇氣走嗎？』我們都笑笑地點頭，於是他又說道：『你們看！那下面不是有一片白白的水嗎？看』

去並不怎樣大，實際就是周圍七百多里的鄱陽湖。湖北面那一堆黑影，很像一隻大輪船，那就是大孤山；至於真正在湖裏走的輪船，在這兒是看不清的。東北面那些墳山似的小堆，是湖口一帶的山丘；那一條絲帶似的流水，就是長江。這下面有的是河流和湖水，被太陽蒸發上來的水蒸氣特別多，所以廬山上面常常是雲霧濛濛的，所謂「難見廬山真面目」就是這個緣故。今天天氣很好，往下看是這麼清清楚楚的，但是往上看，怕又是迷糊難分了。」果然，我們回頭一看，上面山中白霧橫飛，像是在落雨似的。

易先生領我們走過許多精緻的別墅，許多美麗的花園，在一個大石旁邊的空地上，停住腳說道：『你們聽過外國人夏天到廬山來避暑的事嗎？這一帶就是他們常來的住宅了。說起這事的來歷，才會叫你好笑又好氣的。』他說到這裏，忽然閉着嘴不再接下去，我們這可發急了，連忙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慢慢地舉起手杖，說道：『從這邊起到那邊止，東西寬約三里，南北長約四里，這一帶地方以前稱爲租界。這租界的來歷，是在光緒二十年代。那時有一個外國牧師叫做李德立，來遊廬山，他察看牯嶺是最好的避暑地，於是邀了華人戴鵠臣，聯絡當地姓羅的秀才，用二百塊錢買一塊地，四方不立界碑。當時官

廳以爲他是姓李的華人，給了他契印；後來知道是弄錯了，再和他交涉，怎樣也收不回來。以後外國人繼續來這兒買地，面積越弄越寬。民國二年才規定一個界綫，界內行政由外人主持，從此就成功了租界。直到國民軍北伐成功，才將租界收回，所以現在這些警察，都是華人了。但界內除了我國的一些長官以外，大批華貴的住家，還在外人手裏呢。』我們聽了他的話，除了白着眼向四周看一下以外，都沒有做聲。

我們隨着易先生向西北而行，因石級險峻，無暇回頭。及到天池山巔，靜立四顧，始覺山下一片白雲，渺無一物；而山上則晴空開朗，諸峯巧妙地浮立，幾使人忘卻其爲人間世。天池山頂有一天池，寬約兩丈，池水終年不涸。池前有天池寺，易先生說在昔，明太祖在這兒修了一個很大的寺院，因爲地高風大，上面蓋的都是鐵瓦，現在已經坍倒得不成樣子。當他說這話時，旁邊一個老僧走過，他插口說道：『現在還有幾塊鐵瓦呢！這地方很有來歷：從前文殊大師，在這兒靜修多時，現在還有一個文殊臺，就在那邊。』我們隨着他的手指着處看去，果然見一平地，臺已無存。他又說王陽明先生很愛這兒，曾在寺前的石上題寫「廬山最高處」五字，可惜現在看不見了。我們走上文殊臺，往下一看，幽谷深邃，泉聲

隆隆，老僧說谷中常有火光出現，那就是佛燈，他背誦王陽明先生的文殊臺夜觀佛燈詩給我們聽，似乎要證明他的話沒有偽造，詩是這麼的：

老夫高臥文殊臺，

拄杖夜撞青天開；

撒落星辰滿平野，

山僧盡道佛燈來。

其實我們心裏明白：這詩的內容，一半是陽明先生自己吹牛，一半也是嘲笑山僧的愚妄；佛燈是不會有的，要有，也不過是山谷間的燐火罷了。

別了老僧，往東北走，大約有三里路，到了仙人洞。洞內一石室，中有小池，水甚寒冷，僧人給我們泡了茶，味很香而稍甜，我們很想把熱水瓶帶些回去，但黃九公卻向我們搖手，他說：『你們別貪口腹而累了筋骨罷，以後天天還得爬山呢！』我們只得將水倒了出來。

夜返旅寓，易先生叫我們搬到他家裏去住，黃九公起先謙辭，後來也就答應了。他的家在牯嶺東面的一個坡上，地勢開敞，泉聲潺潺，星光下照，但見綠陰蒙蒙，如在畫中，房屋簡樸，略似農家。入門不久，易師母即已經爲我們擺好夜飯，吃來非常可口。席間易先生談到廬山的名勝，他說廬山隨處有鮮花，有流泉，有叢林，有瀑布，有雲海，有秀峯，所以隨處都

是妙景，并不在乎有名不有名。不過歷來的品評，以爲其佳勝處當推五大叢林和五老峯，三疊泉等爲最。所謂五大叢林，即歸宗、秀峯、萬杉、海會、栖賢五處，如時間寬裕，他可以領我們遊遍這些地方。

次早微雨，我們冒雨出發，因爲易先生說山上晴少雨多，候良好天氣大不容易。我們的目的地是往栖賢寺；未至之先，經白龍潭瀑布，已覺爲一奇觀。後過栖賢橋，路旁一大石，上刻尺痕，連接成爲一丈，用大楷字題曰「上古之一石尺」，不知是那個好事者所爲。

隨後到了栖賢寺，這寺據說因唐朝李渤曾在此讀書，所以叫做栖賢。寺內除了一尊白玉佛和幾張高大的羅漢畫像而外，沒有甚麼可看，牠的好處，全在前面的玉淵和金井兩瀑布。

玉淵之水，是由四山匯集而來，輾轉與大石相接觸，狂奔怒號。至栖賢寺側，忽得平石，溜瀉數十丈，下面不得貼石，於是駕空斜飛十丈餘，然後墜下，聲響極大。黃九公將從前蘇東坡遊栖賢寺記，中有『谷中有大石，岌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是過也』的一段，問我們這描寫如何，我們都點頭笑笑。

玉淵的瀑布。每一次倒掛十餘丈後，便停止爲一深潭，潭水既滿，又復倒瀉，這樣連接至於七八次。其中途有一石橋，叫做三峽橋，又稱觀音橋。橋下有一潭，清瑩澄澈，叫做金井。旁邊許多怪石，受驚湍的衝擊，似乎都有怒態，真是奇觀。

我們在萬杉寺過了一夜，再前往秀峯寺。寺在鶴鳴峯的下面，易先生說這兒有時本可看到香爐峯和雙劍峯，但此刻雖不是陰雨，然上面有白雲，一點也看不見。他說李白的廬山謠，有『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就是講這個地方，可見當日他是遇着晴朗合式的天氣。寺旁不遠有青石峽，峯頭諸瀑布，至此合流於山峽中，下注於石潭，名曰龍潭。潭旁石色碧綠，題刻甚多，中有宋朝大書家米芾的「第一山」三個大字。

由秀峯寺往南，到了歸宗寺，寺在金輪峯下。寺有墨池，四方約一丈寬，水色黑，相傳是王羲之洗墨處。寺後據說還有一個鵝池，今已湮沒。金輪峯頭一塔高聳，聞已歷千餘年，寺僧說塔中藏有舍利，故能如此長久，我們只好「姑忘聽之」。

回頭繞道秀峯寺以往白鹿洞，這回忽見香爐雙瀑，高出雲霄。廬山本以瀑布著名，此亦其奇妙之一。我們流連一會，再往前行，遙見五老峯，五峯狀如駝背老人，並立雲端。五老



白鹿洞書院

峯坡下，忽一山突起，後面四山環繞，是爲後屏山，山下就是白鹿洞。易先生說白鹿洞也是唐李渤讀書處，他嘗養一隻白鹿，人都稱他白鹿先生。黃九公在洞前環視了一會，忽淒然地說道：『這地方太荒涼了，以前白鹿洞書院，是那麼一個天下聞名的地方！』的確，這地方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荒涼，倘然牠是一個古刹，也許還保存得好一點罷？因爲一般人的尊崇宗教，似乎遠在尊崇學術之上。

走到五老峯的背後，再到大月山，就看見了三疊泉。這泉有時又稱水簾泉，牠的形式很奇特。其他廬山的瀑泉，多沿着巖石而下，而三疊泉卻不是這樣。牠是由五老峯北巖口，懸注在大磐石上，飄飄然像一條綢帶。後來衝激到了石上，於是被推碎而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稍停噴灑到二級大磐石上，然後再匯爲洪流，下注於龍潭，聲音轟轟，好像千萬人在敲着大鼓。我們正在看得出神的當兒，只聽得黃九公對易先生說道：『古人有時誇大欺人，有時卻也形容逼真。試看紀遊集中所記三疊泉的一段，所謂「上級如飄雲拖練，中級如碎玉擢冰，下級如玉龍走潭」，說得真是不差。』我們聽來，覺得差雖不差，只是太文氣了。

在廬山盤桓數日，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然而細數預定的行程，已覺超過期限。夜餐席上，黃九公向易先生提出下山的問題，只見易先生悵然一會，然後才爲我們計劃一切。

六 遊黃山

下得廬山，黃九公提出將遊黃山。黃山！徐霞客所謂「黃山天下無一」的黃山！這使我們樂得不可支持。但黃九公說此去須要忍耐，因黃山僻處安徽的南部，交通不便，非旦夕可以走到；再則此山奇峯壁立，路徑若有若無，須耐心步步攀登。我們想既爲尋勝而來，何事不可忍耐？只要名山名不虛傳，爲牠吃苦，當亦值得。

自九江初登長江輪船，到安徽後乘竹轎，約六七日工夫，才到黃山之麓。既到湯口，因羣峯已在望，便舍轎步行，至紫雲菴投宿。六月暑天，而菴內則非棉被不暖，又似乎回到廬山了。惟廬山要人畢集，外僑尤多，像牯嶺一帶，幾成鬧市；而這兒，則真空山寂靜，宿鳥驚人。據菴中老僧言，近數十年來遊此者極少，每年不過數起；因山上寺觀，洪楊之亂多被燒燬，

以此朝香者裹足，而登山途徑也多荒廢。這和廬山相較，可謂太不遇時了。

紫雲菴背後爲紫雲峯，前臨青龍潭，離潭不遠有一溫泉，通稱湯泉。泉深三尺，周圍環以石，長一丈五尺，寬七八尺。普通溫泉多含硫磺，此泉卻含朱砂；溫度頗高，因壁縫中有一綫冷水流入，故恰恰適合於人體。我們脫了衣服，在裏面痛痛快快地沐浴了一回，然後由一青年和尚領導登山。

我們都著了芒鞋，拿了竹杖，并帶了繩索，以備到險峻處互相連結，這都是老僧告訴我們的。走出菴後，就看見兩道瀑布，那和尚說這水來自黃山最高的天都峯，非常清潔。此後時遇山洞，時遇瀑布，而甜美的花香，更不時撲鼻；因山上高寒，雖已是夏季卻正是山花燦爛時節。不數里到了慈光寺，看匾上題字，知是明萬曆年間所建，寺僧說黃山中的佛刹，這算最古。在這寺前，能看見黃山著名的幾個山峯：中央爲天都峯，東爲紫雲峯，西爲朱砂峯。寺中有古木蓮樹，這時正開花，狀與蓮花極相似。

出慈光寺後，望天都、朱砂兩峯間上路，羣石錯雜，不成路形，步履甚苦。這兒不見泥土，但石縫中常長出松樹，根榦盤曲，其狀特異。黃九公問我們在此山見何新奇事物，我便以

松對老三則以石對的確，此山奇石太多，大者如牛如象，小者如鼠如蟻；青年和尙隨處指其名，雖雅俗雜陳，但無不逼肖。

經過了許多危岩峭壁，石洞坎門，到了文殊院，黃九公一團笑容，叫我們坐下休息。他說：『古人說過，「不至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不至獅子峯，不見黃山蹤。」我們既見了黃山面，可以稍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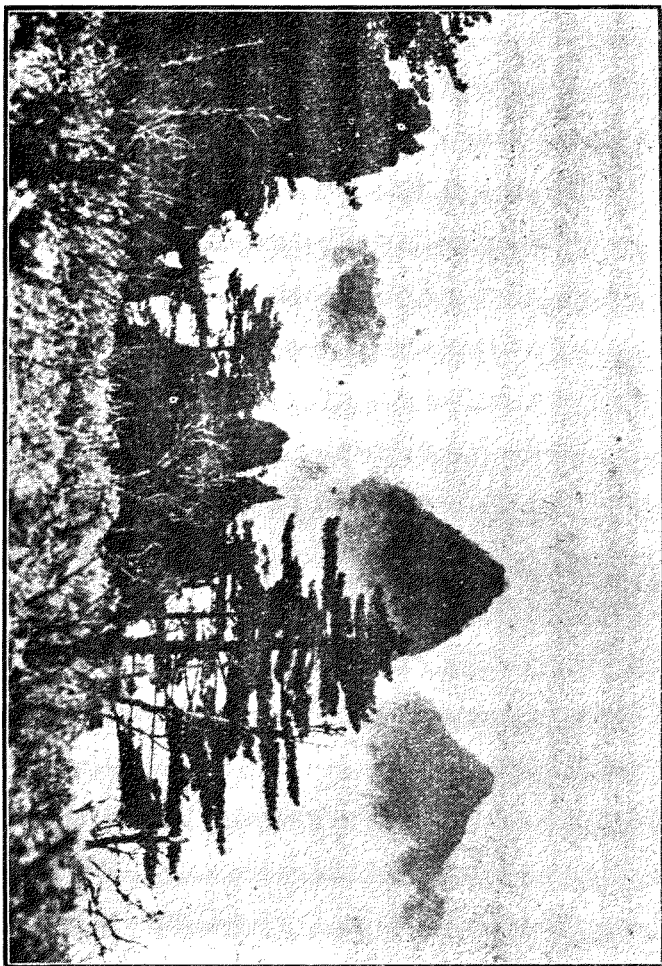
文殊院背後爲玉屏峯，左爲天都峯，右爲蓮花峯。玉屏山上刻「天地自明」四個大字，遠望去尙有斗大。天都峯爲黃山最高處，據說一峯壁立，無路攀登。其旁有一較低之峯曰耕雲；耕雲峯頂，有一石極像老鼠，豎起兩隻耳朵卷起尾巴，好像要向上奔跳，寺僧說這叫做「仙鼠跳天都」。蓮花峯和天都峯差不多高，有一峯極像含苞未放的蓮花，叫做蓮蕊峯，花瓣的紋理，不知有多少長。頂上另有一石很像船，石中生一松樹，像船的桅桿，寺僧說這叫做採蓮船。文殊院前一大石曰文殊臺，立在上面，很像演戲的臺，下面無數的山峯，像是臺下的觀衆。這時山間已起白雲，漸聚漸多，寺僧叫我們等候，說是雲海的景象將至。過不多時，但見臺下密雲瀰漫，一白無際，間有一二山峯，聳立雲端，則有如海中孤島，可望

而不可即，真是奇觀！

別了文殊院，我們的目的是要往獅子峯，但因蓮花峯離此不遠，故繞道一遊，先經蓮花溝，再到闍王壁。這壁下臨深淵，並無石級，但沿壁鑿足跡，依鑿痕步步前進。老大膽小不敢行，我們用繩索互相網好，將他夾在中央，然後他的前後兩人，牽一條很長的毛巾，使他不看見下面，這樣才安然踱過。以後便走入一洞，須借電筒而行，接連經過四洞，很像在蓮藕裏面行走，然後才到了蓮花菴。稍上得一平地，那就是蓮花峯頂了。立在這兒，除天都峯以外，許多山都遠在腳下；用望遠鏡來看，隱隱地可見到九華山。在這雲間鶴立的當兒，別是一種滋味。

由蓮花峯而下，折入深谷，復攀雲梯而上，以達鼇魚洞，出洞即爲天海。所謂天海，乃山巔平地。黃山有五海，故黃山亦稱黃海。慈光寺爲前海，雲谷寺爲後海，獅子林西爲西海，雲谷寺北爲北海，而中央則爲天海。

由天海渡光明頂，即至獅子林。獅子林背獅子峯而面光明頂，四圍皆山。寺旁奇松無數，門前左右有「品字松」，稍遠有「連理松」，頂圓如傘，可蔭蔽百人。寺後有一石曰清



獅子峯

涼臺，長約八尺，寬約四尺；松從石罅中出，團團如蓋，名曰「破石松」。東北一峯曰駝背峯，峯上奇松益多，皆從石中出，四周不見土草。因山巔風大，枝葉常倒下復仰上，故松樹之梢，常較樹根爲低。這時忽有一種很和諧的聲音，如癸絲竹；寺僧說這是此間有名的「山樂鳥」。他處無有此種。我朝着鳴聲追去，很想捉住牠帶歸；不提防黃九公將我攔腰抱住，低頭一看，下面是懸崖百丈，好不危險！

寺東爲始信峯，路程不很遠，沿途走去，一處巖石中陷，由一尺餘寬之石板橋，連接於另一巖石。這橋名脫凡橋，我們從上面走過時，無論膽小的老大，即老練的黃九公也有些戰戰兢兢，幸而橋邊有一松樹，由這一巖伸枝達於另一巖，不但下面恐駭的深壑被牠遮住，而且渡橋時還可牽着樹枝以自固。和尚告訴我們這叫做接引松，真虧牠這一接引了。過橋後忽聞山谷間有劈劈拍拍之聲，不覺一驚，回頭見領路的青年和尚在那兒微笑，我們都問他是甚麼緣故，只見他從袖籠裏拿出幾顆爆竹，用火柴點了一顆拋下，即有山谷應聲，大如雷霆，由上而下，漸遠漸消，接連約有數十響聲。我們這會兒非常快樂，圍着向他耍來燃放；我丟一顆，你丟一顆，儼然是機關槍，步槍，炸彈，一陣惡戰。可惜早沒有知道有此

奇境；不然，定帶幾盒爆竹來玩一個痛快。

隨後我們見一石臺，和尚說這是江麗田的琴臺，上有一松覆蓋，叫做聚音松。我們問江麗田在那兒，意思是想找他彈一回給我們聽，他說：『你們要聽回到闍王壁裏去聽罷！他是乾隆時候的人，早已到闍王那兒去了。』這和尚怪滑稽可愛，他若不進菴子裏來，一定有些才可以發揮的。琴臺的下面爲散花塢，遠遠地看見一石柱，圓銳高聳，尖頂一松破石而出，枝葉下垂繞石柱上，和尚說這叫做「夢筆生花」，真是一個怪好的稱呼！

又走了十多里路，到了雲谷寺，和尚說古時叫做擲鉢禪院，正對着鉢盂峯，峯頂有塊石頭狀如覆鉢，所以有這個名字。這兒有許多更奇異的樹，有一種似乎是松和藤的合體。由雲谷寺走下，忽於林隙間見一道白鍊，珠玉紛飛，聲如雷響，和尚說這便是有名的九龍瀑了。這瀑不但是高大，而且很奇特：從山頂下瀉爲潭，潭流爲澗，澗落下又爲瀑，這樣接連共有九次。倘使這兒有許多名人雅士來遊，廣爲傳頌，我想廬山的三疊泉，一定要減色了。以後又回到了紫雲寺，以連日登山疲苦，入夜，在湯泉好好地洗過浴，又好好地睡了一覺，翌晨，才取道向浙江去。

七 遊西湖

西湖在杭州城西，將到杭州，心裏砰砰作跳。俗話常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今將登天堂了。

到杭時已薄暮，寓湖濱旅館，開窗正對着西湖，昏暗中但見湖中火光點點，黃九公說那都是遊船，以初到宜稍事休息，故就寢甚早。

次早先將西湖地圖看了一遍，已知大概的形勢。西湖三面環山，一面接連杭城；隔山有錢塘江，江水和西湖，沒有直接的關係。湖中有兩堤：一條是白公堤，由杭城接連到岳墳；一條是蘇公堤，由岳墳接連到張蒼水祠。湖中有大小三島，排成品字形，大的是三潭印月，小的是湖心亭和阮公墩。湖的西北角寶石山上，有一窈窕的高塔，即名寶叔塔。往時聞由此塔直對西南角的南屏山上，有一雷峯塔。黃九公前次來遊時尚親眼見過，到民國十三年的九月，才坍倒了的。據遊覽指南上說：西湖有所謂十景：一、蘇堤春曉；二、柳浪聞鶯；三、花港觀魚；四、曲院風荷；五、雙峯插雲；六、雷峯夕照；七、三潭印月；八、平湖秋月；九、南屏晚鐘；十、斷

橋殘雪。我們要求黃九公，要他帶我們依着這順序去遊。他搖搖頭道：『這樣，你們將糟踏此行了。這上面所說的十景，許多都已成了殘跡，毫無可觀；你們妄好好地看湖光山色，還得依我來呢。』

他帶我們走下旅館，就在前面的湖濱公園閒步。他說這靠湖的一帶，以前是滿旗的兵營，光復後才開闢成爲市場，所以這兒有時稱牠新市場，有時稱牠旗下，是杭州最熱鬧的地方。然後再叫我們看湖的這方，湖面風輕波細，一種輕巧的遊船，鋪着整潔的椅墊，張着雪白的風篷，載着青年的男女，有歌有笑，在水面飄來飄去。我們沿湖濱公園往北走去，到了錢塘門外，入一大廟，名昭慶寺，規模雖存，大殿已燬於火，聞係數年前事。黃九公說杭州佛教勢力甚大，廟宇極多，然最大者當推雲林、淨慈、聖因、昭慶四寺。

由昭慶寺折向西南，到了白公堤，是一條很平廣的馬路，互於湖中。堤以外稱外湖，堤以內稱後湖。堤的兩岸，盡都是一株垂柳，一株碧桃。我們來時已是夏季，雖則百花已空，然想見春日桃紅柳綠，士女如雲的情形，確能叫人神往。白堤開端處即有一橋，名曰斷橋，橋旁亭中，有乾隆手書「斷橋殘雪」石碑。黃九公說這兒就是十景之一，因此地左爲外湖，

右對寶石山，塔影與橋影，在水底恰可相接。隆冬雪後，湖山一白，立於此橋遠眺，頗有詩意。

沿白堤前行，過錦帶橋到了孤山。孤山孤立湖中，由白堤爲之與陸地相接。山北遍植梅花，有林處士（名和靖）墓及放鶴亭。遙想林先生當日，以梅爲妻，以鶴爲子，今日梅花已老，鶴去不回，林先生的英靈，怕也很寂寞罷？放鶴亭的旁邊，有薄命女詩人馮小青的墓，再過去有清末詩人蘇曼殊的墓，這地方似乎都埋些寂寞人的遺骨。孤山南面，就是「平湖秋月」，一閣突入湖中，兩旁懸聯云：「萬頃波平長似鏡，四時月好最宜秋。」可惜我們此來，既不是月夜，又不是清秋，難賞其真味了。離平湖秋月不遠，有文瀾閣，黃九公說內藏四庫全書，現屬於浙江圖書館，因今日恰爲星期一，圖書館放假，未及入內參觀。稍西爲西泠印社，這兒地位頗高，山徑曲折，花木泉石，點綴極佳。最高處有四照閣，四面玲瓏，全湖在望。黃九公說西湖風味，在於清淡俊秀，沒有衡廬諸山的雄厚奇特；但因地處人文中心，歷來文人雅士，歌詠太多，故名噪天下，其實久住易感平淡蕭索。惟西泠印社，三潭印月，靈隱飛來三處，確是西湖的好地方，每日尋遊，並不費力，有如清茶便飯，愈久愈能使人相安。西泠印社的西方有西泠橋，白堤到此已盡。橋頭有南齊名妓蘇小小墓，過橋有秋瑾女俠墓。

慕芳風雨亭，據說是紀念秋女士就義時所書口供「秋雨秋風愁殺人」的意思，但現在這亭已被風雨坍了大半，秋女士若有靈，怕將是終古吟那感人的「秋雨秋風愁殺人」的詩句罷？

向右稍轉便到了岳王墳，前爲岳王廟，構造極雄偉，由岳墳在湖上的地位，可以推想他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墳前有兩鐵檻，每檻中有二鐵像，作跪拜狀。我們都知道其中有一個是秦檜夫婦，但是不知是那兩個，便請教黃九公。黃九公說：「你們爲甚麼不看字呢？」我們仔細一看，果見每個鐵像上面都有名字，秦檜和他老婆王氏之外，還有万俟卨和張俊兩人。我們立了一會，覺得有股臭氣沖鼻，便走到祠宇這邊去。黃九公說這些鐵像邊不但有人便溺，而且有很諧謔的文句：清朝阮元來杭主持學政，岳廟加了一番修刷，一天不知何人，在秦檜和王氏的胸前，各懸了一塊木牌，上面的字寫成對聯的形式：秦檜的一塊寫着「唉！俺本狠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的一塊寫着「咄！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這真是妙極！妙極！我們都笑得撐不起腰來。走到一處，黃九公又指給我們看一副對聯，上聯是「青山有幸埋忠骨」，下聯是「白鐵無辜鑄佞臣」，這是許多對聯中間有趣

的一聯。

從岳墳往南，蘇堤擋在前面。我們走上跨虹橋，橋下船裏的遊客，正在那兒吹笛，這真是世外桃源。黃九公叫我們向右看去，那兒有一塊頹敗的荒地，他說那便是「曲院風荷」！現今除一塊石碑而外，甚麼也沒有。這時太陽已經正午，肚裏有些作怪；而看看前面，蘇堤除了輕垂的柳絲而外，似乎沒有可吃的東西。我向老三做了個怪臉，他也將肚皮指一指，報我一笑，其餘老二、老七、老八都笑了。黃九公回過頭來，問我們笑甚麼事情，老四老老實實地告訴他，說是肚子餓了。這回引起了他的大笑，他說：「我重遊湖上，一面賞玩，一面回想，吃飯的事竟然全忘了啦！」他於是領我們回到岳墳這方來，向一家菜飯館走進，我擡頭一看，卻是大名鼎鼎的杏花村，登時想起了「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那首詩來；不知那位想喝酒的詩人，有沒有我們想吃飯那麼要求得迫切？

胃袋滿了，再興高采烈地走上蘇堤；過了跨虹橋、東浦橋、壓堤橋，便見一個小院，題曰「蘇堤春曉」。黃九公說：「蘇堤共有六橋，堤西爲裏湖，東卽外湖。堤上夾道植柳，故有「

六橋煙柳」之稱，古人說「西湖四時皆宜，但以春曉爲最。」在春天的早上，薄霧迷濛，桃柳爭妍，環湖山峯，若在雲上，確是美麗！」

我們沿蘇堤再往南，經過了望山橋、鎖瀾橋、映波橋，便到了南岸的張蒼水祠。這名字我們都沒有聽過，齊來問黃九公。他說這人是明末的舉人，名煌言，明亡之後，立魯王於江南，轉戰長江一帶，後被清兵所擒，不肯投降而被殺。這祠面積很大，背南屏山而面裏湖，墓道杉檜參天，墓碑是全祖望作文，梁同書繕寫，他的身後不算不幸。

稍東就是淨慈寺，建築宏大，裏面有神運井，寺僧點了蠟燭叫我們看，井中有一木，僧說這是濟公活佛建此寺之時，用神法由此井運來他處木料，此木卽當時運剩者，這卻是有趣的傳說。寺前一池名萬工池，據說是用了萬個工役開鑿成的。池上有亭，亭中立「南屏晚鐘」一塊碑石，我們不懂牠的意思，黃九公說因爲這寺在南屏山下，傍晚寺裏敲鐘的聲音，一直反應到湖濱各地，聲音宏壯而清越，所以成了名勝之一。再前便是雷峯塔遺址，現今僅有磚土一堆。黃九公說以前此塔非常高大，顏色暗紅，每當夕陽西下，塔影橫空，有如一株珊瑚，所以「雷峯夕照」是湖上一大特色，可惜一般人迷信取了塔上的磚頭，

便可生育男孩，於是許多婦女都來搬磚，因此塔的下層，一天天被她們破壞，到後來上重下輕，自然壓塌了。將近千年的古跡，這樣糊糊塗塗地送掉，多麼可笑呵！

沿外湖向東北，到了錢王祠，是祀奉五代時吳越王錢鏐的地方，祠前垂柳披拂，萬綠叢中掩映着碧殿丹宮，景色甚佳。祠旁亂草中有一亭，中有一碑書「柳浪聞鶯」，這光景不但無鶯聲可聞，連鶯影怕也見不到了。時過景遷，這是當然的事啊！

行行重行行，又到了新市場旅館前面；太陽已經下山，準備在寓休息。從窗口瞭望今日的遊程，整整沿外湖打了一個圈子。黃九公說如果坐了汽車，只消兩三個鐘頭就可完事，然而那將比走馬看花，更無意味了。

睡了一夜，今早起來準備遊山。各人帶了些乾糧，一大早就出了旅館門。起初還是走的昨日的原路，到昭慶寺而後，卻不走湖濱而走環湖的山路。最初走上的是寶石山，這是環湖諸山北端的開始。立在上，杭州全市的屋宇和三十里西湖，歷歷在目。湖上遊船如葉，堤上行人如蟻，非常有趣；要看西湖，始知低處不如高處。山上的寶叔塔，昨在湖上遠看，瘦削得像一枝春筍；今在牠的腳下看，又覺得牠高大得駭人。膽小的老大，竟然「啊呀！」

的一聲，倒在地下。後來扶起他憩了一息，問他甚麼原因；他說是當他仰望的時候，上面白雲飄飛，一時覺得塔頂在飄來飄去，像要飄倒下來，所以吃了一驚。黃九公說：『此地不可以久留，往前去罷！』於是踏着連接的諸山之巔，直到了初陽臺。這是葛嶺的最高處，除了西湖和杭城，并可遠看到錢塘江。南風吹來，較平地大爲涼爽。一道士正在臺上閒眺，他看我們是遠來的遊客，便和我們談話起來。他說舊曆的十月初一，五更天立在這臺上，可以看到一輪紅日從對面雲邊躍出，同時可見另一輪黑色球形，便是月影，杭州人稱之爲日月合璧。每年這一天來看的人特別多，平常來看日出的人也不少的。怪不得西湖指南之中，有所謂「葛嶺朝暾」，原來就是這個了。這道士慇懃地談着，黃九公已走了近來，他倆打了招呼，寒暄幾句，方知他原是南嶽人氏，他定要認我們做同鄉，邀我們到抱朴廬去喝茶。於是我們從初陽臺下來，再打剛才的來路，走過煉丹臺，直到抱朴廬。他談着晉葛洪在此煉丹，以及遊戲人間的故事，津津有味。

別了老道士，又從初陽臺走向另一山。由這山峯直到那山峯，全不用曲曲折折走冤枉路。因爲這些環湖的山，都是低低的而且山峯都是圓圓的，通都可以行走，這一點就很

有趣。我們像穿林的鳥，從這株樹梢飛到那株樹梢。這一串山的北面（南面朝西湖）黃九公說也有好些有趣的地方，比方黃龍洞、金鼓洞諸地，但今日的遊程，沒有列上這些，所以我們就不往北下山，而直朝西南的棲霞山走去。

棲霞山上有個棲霞洞，洞內天然石屋，高下不等；風從南來，呼呼地從北口吹出，裏面非常涼快，全不覺是在夏季，所以有不少的遊客，大概是喝茶閒談，也有圍棋的和打盹的，我們便在這兒取出乾糧午餐。在洞內飯飽體涼，不覺呼呼地睡去，等到黃九公在我耳邊呼喚醒來，只見老三、老六都在擦眼睛，而老大還正在夢境呢！

走下棲霞山，又到了岳墳，正當炎日當空，黃九公便叫我們都跳上公共汽車，直往靈隱而去。途中見一亭立道旁，碑刻「雙峯插雲」四字；黃九公急急地向車箱外一指，說那是南高峯，那是北高峯，故此叫做雙峯插雲。

車在靈隱寺山門前停住，我們便走了下來。入山門以後，古木成林，中夾一溪一道。道上行人絡繹，轎子亦多，黃九公說此去除靈隱寺外，尚有三天竺和北高峯，都是香火很盛的地方，所以有這許多乘轎的人。走了不到幾丈路，在溪水的南面，一山亂石峭立，上多依

石刻成的佛像，黃九公說這叫做飛來峯，晉時高僧慧理曾登此山，他說這山是中天竺國靈鷲山的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所以後人就叫牠飛來峯了。飛來峯下有冷泉，泉旁有冷泉亭；泉長約四丈，廣約兩丈，水清澈見底，飛來峯上樹影，倒映水中，顯得十分淨潔。冷泉亭北卽靈隱寺，寺在靈隱山下，歷代有名僧居此，故建築最大。清代改名雲林寺，然一般人仍沿用舊名。由寺西一側門上山，石磴數百級，遍山都是竹木，濃蔭蔽天。忽見懸崖結屋，勢若凌空，黃九公說這是韜光菴。裏面窗明几淨，最高處曰觀海樓，上面有一副對聯，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立在樓前一望，錢塘江一彎一曲，都可看到；江的盡頭，又有一片蒼色，那便是東海。在這兒，才覺得看到了頗大的局面。更往上走，到了北高峯，環湖諸山，據說以此與南高峯爲最高。羣山伏在腳下，西湖像一把明鏡，湖中已辨不清船影；錢塘江像一條白練，繞在環湖諸山的外面。在這兒飽看湖山的形勢，覺得西湖的秀麗，實爲我們遊過的地方所絕無；若把衡廬諸山比作健壯的男子，西湖則該是窈窕的姑娘。無怪白樂天說：『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祇恐我們此番，也將爲她多勾留一兩日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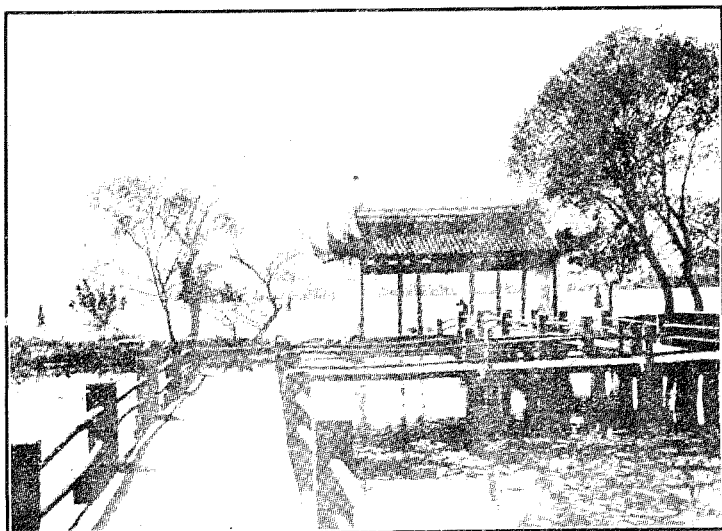
由北高峯下來，已經薄暮冥迷，本想再遊三天竺，然日不我與，祇好乘車返寓，四肢亦

覺發疲乏了。

次早起來，黃九公說昨日步行太多，今日坐船遊湖，這又引得我們的高興。一則湖中精緻的小船，爲我們第一次所見；二則此來若不與湖水相接，多麼可惜？我們走到湖濱，黃九公叫好了一隻遊船，我們的人數剛可坐下，再多就得分爲兩船了。船中央放一小桌，上面有整潔的清茶，我們再買了些西湖鮮藕，看船夫輕輕擺槳，直搖向湖心的三潭印月去。這是湖中的一個島，四周垂柳扶疏，登岸處有「小瀛洲」三字。剛踏到島上，就有一股清香撲鼻；原來岸上除環潭馬路之外，裏面又是湖水，水中滿種荷花，現時正是盛開的時候。裏面有九曲橋，全是石板造成，老八穿了一雙新皮鞋，走上去「丁丁」作響，我們都笑他是西施走響屨廊，他怪難爲情的。湖裏有人乘了船採蓮，簡直是一幅圖畫。走完了九曲橋，到了潭的南面，這回才見了外湖中的三個石潭，才是真正的三潭。黃九公說如在秋天的月夜，在三個石潭裏都點起蠟燭，燭光和月光都映水中，那才好看。我們雖不能實行那回事，白天看這水中鼎足似的三個怪物，也覺得是別有風味。黃九公指着旁邊亭中的一付對聯給我們看，上寫「楓葉蘆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他說是他最喜歡的。

以後我們還遊了湖心亭、阮公墩，以及湖上許多有名的別墅。這些別墅，大抵是結構精雅，花木玲瓏，其中以劉莊最爲富麗。還舟泊於白堤中山公園前，在名菜館樓外樓晚餐，桌上有醋鯉魚和蕪菜湯。黃九公說這是西湖的名菜。晚飯後由白堤步歸，月色皎潔，上下相映；堤上柳陰幽靜，流螢上下追逐，至以爲樂。

次晨又帶乾糧，從新市場乘汽車往南，到虎跑泉下車。此地古木葱蘢，沿山闢道，曲折以上。上有虎跑寺，頗宏大。黃九公說西湖名泉有三，龍井、玉泉、虎跑。據說此地本無泉水，後有兩虎跑來，在地上掘一洞，泉水遂出。



三潭印月

這也是很怪的傳說。

隨後我們走過了理安寺和九溪十八澗，到了龍井寺；在這兒喝了最有名的龍井茶，才又翻上南高峯。這兒看錢塘江以及江東蕭紹一帶，甚爲合式；然北看西湖，則覺更狹小而模糊了。

夜，在旅館憑窗而坐，聽黃九公談西湖的美妙，他說：『西湖無時不佳，然春秋最好。春日纓豔，無處無花無柳；秋日瀟灑，淡水淡雲。所以古人說：「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若論遊客，那自是春季最多，杭人如船夫、轎夫、旅館、香市之類，大抵靠春天一季的收入，以維持全年的生活的。』人若能長住在這兒，當然是很幸福的事；只怕湖山太美，將使人陶醉於大自然裏面，而忘了國家社會的現象罷？總之，管牠如何，我們是要和牠告別了。

八 遊天台山

離杭後的行程，黃九公很費了躊躇，最後還是決定先往天台。因爲他說天氣正將大

熱，蘇州南京一帶，地勢平坦，暑氣難當，不如先往浙東遊山，比較適宜。

從杭城到錢塘江濱，但見江水由西南流來，東北開闢如一喇叭，風帆點點白沙間。過江後乘汽車至曹娥江，途過紹興，遠看青山隱約，黃九公很想帶我們去遊蘭亭和禹穴，但又怕超出預定的時間，祇好割愛了。以後就坐船，由曹娥江上溯剡溪，山色蒼翠，底下水色澄清，風景甚佳。至新昌縣，迎面山峯起伏，黃九公說已是天台的初步。此山他因曾經遊過，不須求人領導。徐徐登山，時聞泉聲瀑聲；山峯秀發，喬木參天，小道難見天日。清涼寺以後，已甚高峻，腳下有無數山峯伏着，而上面許多山峯還在雲端，知此遊不是一件輕易的事，腳步不敢放肆。

到了萬年寺，寺在萬年山上，周圍有八個峯頭環繞，有幾個名稱很好聽，叫做明月、烟霞、藏象、香爐……很像一圍屏障。寺前後多古杉，都要三四人才能合抱；老僧說樹梢常有鶴來，鳴聲嘹嘍；但我們來時卻未見到。寺中有藏經閣，經卷多被蟲蝕，可見讀經通禪的和尚，已經沒有了。出了萬年寺，走上羅漢嶺，那兒有一個釣水潭，才看見雄壯的瀑布。再過一山，便看見方廣寺遠在腳下。瀑聲轟轟，如夏日暴雷；俯看兩條瀑布，像兩條白龍，直往方廣

寺左右奔去。黃九公叫我們立好地位，仔細觀看，莫錯過了這天台的名物。我們問他這叫做甚麼瀑布，他說：『你們看罷。』這兩條瀑布一直下去，到底下一座橋叫仙筏橋，然後又合而爲一。這會兒聲音更如怒吼，穿過一條天然的石梁，黃九公才告訴我們這叫做石梁瀑布。他領我們走到石梁的地方，水勢使人寒慄。梁長約一丈二尺，寬約尺許，彎曲如弓，上面附着一些蒼苔，看去很像蛇紋，水從梁下狂奔，勢欲破梁而出，飛沫四濺，我們的衣履都給弄得溼了。黃九公問我們誰敢跨上石梁，我們都報以一笑，他自己卻像猿猴一樣，竟爬上坐在石梁的正中，他真不愧是個敏捷勇敢的青少年！隨後我們到了下方廣，入於叢竹間，仰看石梁如懸天空，像是銀河倒地。黃九公道：『看石梁瀑布是要從上頭向下看，又要從下面往上看，兩相對照，才可盡得其奇，你們覺得牠比廬山的三疊泉如何呢？』我答他廬山的三疊泉比這雄厚，而這兒比三疊泉奇特，他們也都點頭稱是。

當晚因帶來棉被不足，而寺僧又不能分一份給我們用，頗覺寒冷，都和衣而睡。第二天我們去看「銅壺滴漏」，那兒有巖石十餘，中空如壺，缺其一面，水自山上入壺，壺滿後再由缺口流出，其聲如鐘鼓鏗鏘。再向前不遠，遇一瀑布，巖石中間凹進，泉水懸空從上面



石 梁 瀑 布

流下，浪花飛濺，如絲綫穿珠，一串串織成花紋，和一向所見的聲勢汹涌的瀑布大不相同，黃九公說這叫做「水珠簾」，這名稱再合式也沒有了。

後到藥師菴，院宇頗大，寺僧說每年夏季，常有洋人來此避暑。他又取出金鉢、玉印、椰瓢給我們看，說這都是唐代賜物。以後我們就走向華頂峯，這是天台最高的山峯。這時天忽下起大雨來，只好在善興寺中休息。僧說山中多雨少晴，有時在夏季也飄些淺雪，若明晨能晴朗，他當陪我們去拜經臺觀日出，因為他也爲了下雨，已經兩個月來不曾去過了。我們心裏都惴惴不安，不知能不能候着雲收雨竭的日子。

大約是風聲和瀑聲的紛擾，夢中正遇着大雨傾盆，破聲欲哭。忽覺枕畔有人呼喚，睜開眼睛一看，卻是黃九公，他在推醒我們每個人哩！半夜三更，弄這玩意，我們都吃了一驚，祇當有甚麼亂子。但看他態度很悠閒，聲調很快活，卻又不像。後來他捉住醒來又睡着了的老四的肩膊，喊道：『睡獅睡四！醒來穿衣服，山頂太陽快出來了！』這回我們才手舞足蹈起來，衣服不管是反穿順穿，祇趕着往門外跑了。

門外老和尚端莊地立着，他對我們很慈藹，他實在好做一個教師或祖父，爲甚麼可

惡的宗教，要引他到這荒涼的地方，做個無用的廢人呢？他領我們上了拜經臺，時候還早，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先告訴我們拜經臺的來歷，說是隋朝智者大師，在此山潛修，這臺便是他誦經的地方。山上的大寺和名所，都是與智者大師有些姻緣，他是大台的開山祖。我心想這樣好的深山幽谷，以後該不能像千餘年前一樣，讓給一些不管世人生死的和尚住了罷？

看看天色已有些光明，五色的雲彩，籠住了腳下諸山，出現了黃山同樣的蒼蒼茫茫的雲海現象；我們像立在一塊浮石，浮在大海當中。忽然一輪紅日，紅得不雜絲毫暗色，緩緩地從海中升起，升到燦爛的雲端，照見附近的山影，若隱若現。一會兒彩雲四散，山影漸清，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九個秀峯，像蓮花的瓣一樣，圍在我們的四周，怪不得這兒要叫華頂，原來是取牠的形狀了。拜經臺上有一斷碑，上書「智者和尚拜經處。」碑石的東面有一廟宇，廟的東首有一石塔，老和尚說這是智者大師的降魔塔；當大師在此修行的時候，許多魔鬼來困擾他，幸而他道心堅定，沒有被牠們屈服，所以後人就造這塔做個紀念。這時我但覺曉風侵人，寒氣入骨，可算是遇見了魔鬼；倘然誰給我一點火球，就可降魔了。

相率下山，老僧帶我們訪太白讀書堂，說是李太白在此讀過書。裏面頹敗得不成模樣；太白於此，卻爭不過和尙們了。

我們別了老僧，攀藤附葛，跨石越溪，正午到了高明寺。途中經過一地叫塔頭，塔即智者大師藏骨的地方。高明寺的和尙拿出隋代賜給智者大師的鉢和繡花僧袍給我們看，又帶我們到正殿參觀三尊大鐵佛，據說是經了許多艱險，從廣東運了來的。這樣山險水深，常常找不着路徑的所在，我們空手爬行，已覺困難，鐵佛的運來，當然是艱險的了。

走出高明寺，越過了幾個高高下下的山岡，遠遠地可以看到天台縣城。將到國清寺前，山坡上一塔高聳，黃九公說那是隋代的遺物。塔爲九層，旁更有七個小塔，遠看去像人工種的春筍。迎頭都是濃密的松柏，隱隱地藏着一條曲折的石板大道，這樣的大道，幾日來才開始遇見的。轉過一座石橋，魁梧的廟宇就出現在我們面前。進了頭殿，復有二殿，再進去便是半山的大殿，建築宏麗，算是此山中第一大寺院。寺僧出來迎接，我問黃九公：和尙既是出家之人，理亂不知，爲甚麼這寺卻叫「國清」呢？祇見那僧人在旁插口道：『這是因爲開山老祖智者大師造這寺時，得了一識，是「寺若成，國即清」，故此取名國清。』

我心裏想，當時佛教在中國，還沒有十分深固的基業，這一定是智者大師求取悅於帝王的媚道罷了。

出國清寺以後，本擬赴天台城乘船直往溫州，以觀雁蕩之勝；但黃九公覺得天台山還有許多可愛的地方，便又帶我們繞道赤城一日。

赤城山下廣而上削，山巔卻又平坦如城。石層層疊上，很像城牆；巖色深紅，遠望如一堆珊瑚。半山上有幾所散散落落的廟宇，山頂上有一行疏疏朗朗的松柏，很像一個光禿的頭顱長着幾根短髮。山頂右角上有一個塔，塔和山一樣的紅色。天台諸峯，都是薜荔青葱，獨此山全然異趣，大有「萬綠叢中一點紅」之概。山後有一株孤零零的松樹，非常的高，襯托得很有風致。

以後我們便走向桐柏宮，斷垣石馬，荒草沒脛，荒蕪得一榻糊塗。西院裏有伯夷叔齊的兩尊石像，石質白潤圓滑，據道者說由山西運來。橫匾上寫着「商其不亡」四字，這恐怕把他兩兄弟捧得太高了罷？以後便繞道到瓊臺，山崖壁立，怪石參錯；石色有的暗綠，有的深黃，煞是好看。忽而巖石中斷，兩山對峙，中有一綫隙縫，上寬下狹，黃九公說這叫做雙

闕山、雙闕山的凹曲處，含着一個石峯；這峯除一面有石連接於雙闕山外，其餘三面，全是絕壁，絕不可攀援。峯頂卻有一小小的平臺，黃九公說這便是瓊臺。坐在這臺上，仰視正對着雙闕山中間的隙縫。他說如果八月中秋，在這兒觀月，那是天然絕景，然而我們卻來非其時，不能飽此眼福了。

從瓊臺出來，步步下山，步步漸感着暑熱，以後又是人間世了。過天姥山，仰望像一個巫女，卓立天表，雖未上登，但猜想高度當不多讓華頂峯。回顧雲山蒼蒼，大有流連之意，於松蔭休息片時。閒談及於天姥山的歌詠，黃九公說最古的恐怕是謝靈運的『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老七說他記得杜甫有『恍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青猿。』的句子，是很逼真。但我卻愛李白的『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可是當我唸出這詩時，他們都拍掌大笑了。他們齊聲說喜馬拉耶山的額非爾士峯也不過三萬一千尺，天台山怎麼會有四萬八千丈呢？我雖有理由可以辯解這詩并不是我做的，然而他們的笑聲那麼大，竟然使我開不出口來。後來還是黃九公代我說道：『詩人的修辭，有甚麼可笑呢？李白的詩裏還有『白髮三千丈』的句子，你們看了，

不又要笑壞肚皮嗎？」這才他們都止住笑了，這場空山哄笑，算是我們遊天台的尾聲。

九 遊雁蕩山

我們現在是走向雁蕩山，從涼爽的天台，墮入暑熱的海濱平地，很覺不適，所以只望早點爬進山中。在船中，黃九公取出浙東的地圖來看，知道雁蕩有三脈：在平陽縣的爲南雁蕩，在樂清縣西的爲中雁蕩，在樂清縣東北的爲北雁蕩。我們此去是向北雁，因爲幾本遊記中都說北雁風景最佳。船到了黃巖，便登岸；城郭附近，果園成林，才想起黃巖蜜橘，是國內有名的產物，可惜我們來得太早，牠還是青青的。我們坐了轎子，望着西南而行，到了大荆鎮，已見奇峯突兀，石骨叢立。於是辭退了轎夫，步行上山。雁蕩地近福建，氣候帶亞熱帶性，所以沿途野藤莽木，茂竹蒼松，非常發達。溪水出自山泉，都很清澈。忽迎面一巨石，高約百尺，背穿袈裟，合掌向內，嚮導說這叫做老僧巖；旁邊還有一石，像一童子跟在後面。

再前走到了石梁洞，洞門朝東。門口一石梁，自洞口斜插於地，像一條垂下的虹彩。石梁的側面有石級，我們攀登上去，上面有一佛壇，三個石佛，像是並肩談話。下巖後走過謝

公嶺，又渡一溪，向西卽爲靈峯道。山路一轉，見兩壁峭立，直入雲霄；其旁危峯亂疊，如一簇春筍。經過了一些碧潭，一些險石，到了靈峯寺。寺僅一草堂，住着幾個瘦僧。寺後爲靈峯，峯中空爲靈峯洞。由洞壁上升百數十級，至窩頂則爲一圓形平臺，上有羅漢諸像，所以又名羅漢洞。洞內雲霧飄飛，下面則苔暗草軟，至爲陰涼。我們在洞內大聲呼老二、老三等稱呼，潑潑的應聲，連成一片，像在數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樣。到我們已轉身出洞，裏面還這麼地喊着。

出洞後經過響巖，大樹數十株，蒼老奇特。再尋淨名寺，寺已無有，但餘星橋。在路口找到了水簾谷（又名水簾洞）谷是兩巖相夾，水從巖頂飄下，如絲穿珠粒，景甚奇麗。回頭又走過響巖，才知道了這巖的妙處：這巖有許多穴孔，輕輕地敲幾下，卽聲震山谷，於是我們痛痛快快地敲了一回，老三還哼了幾聲不三不四的「打鼓罵曹」的平調。

以後經過許多壁立的危巖，淙淙的泉水，穿過許多洞隙，便到了靈巖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世界。谷內兩巖對峙，作獅虎狀。其中奇巖怪石，不知其數。背後爲屏霞嶂，嶂頂平而色紫，故又名紫薇嶂；高百數十丈，闊也如此數。嶂的南方，左爲大展旗

峯和小展旗峯，右爲天柱峯，天柱峯的後面爲雙鸞、玉女、捲圖等峯，俱高數千尺。嶂與天柱峯之間，有一個奇怪的景象叫龍鼻洞，洞形也像靈峯洞，兩個陡立的巖壁，到頂上而相合。洞內石色黃紫，獨頂上合口處有青石蜿蜒，嵌於其間，如龍尾屈曲向上。龍頭自洞頂垂下，有鼻有爪，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孔內滴出，下落於一石盆中，所以有龍鼻洞的名稱。我把手指在鼻孔裏塞了片刻，然後放鬆，水便直往下噴，老大老三他們都大笑，說是龍王打噴嚏了。嶂的西南爲獨秀峯，其下爲卓筆峯，兩峯向南坳，成爲峭壁，高約二千尺。瀑布自壁巔轟然下瀉，泡沫四濺，有如微雨，導者說這叫做小龍湫，我覺得牠已經不算小，比天台的石梁瀑布稍爲減色一點罷了。

夜宿靈巖寺中，聽窗外大雨傾盆，心甚不樂。寺僧在和黃九公品茶閒談，僧說遊雁蕩以春秋冬三季爲佳，夏季則草木蔽天，晴少雨多，入山不易。而且雲霧濃密，山峯常看不清楚。不過雁蕩的名物，第一是瀑布，瀑布在夏季多雨之秋，特別肥大，所的夏季來遊，也不至怎樣吃虧。第二天早上，雨比較小了，他陪我們去大龍湫。一路走過觀音巖、蓮臺嶂、馬鞍嶺，許多奇巖陡嶂。渡過大錦溪，遠遠地看見一山，尖端分開爲二，下面合而爲一，僧說這叫做

大剪刀峯繞道到了大剪刀峯的北面，便看見了大龍湫瀑布。

大龍湫瀑布自三千餘尺的高崖直瀉而下，無怪牠要稱大了。崖壁兩面環抱，中間開豁宏敞，瀑布下瀉時不着巖壁，凌空飄舞，變幻無常；有時如散沫，有時如驟雨，有時如飛雪，有時如輕煙，有時隨風飄轉斷續，有時左右飛散，立於其下，雖遠離瀑布數百尺，也像在蒼煙寒雨之中。大龍湫前面有宴坐峯，峯下一亭曰宴坐亭，又名詎那亭。僧說唐朝的詎那和尚，是雁蕩山的開山祖，他曾在這兒觀瀑坐化了，所以這亭是後人築來紀念他的。詎那亭後又有一個忘歸亭，一名觀不足亭；我們一行人坐此亭中，遠看奇峯，近看瀑布，真也不想歸去了。

大龍湫的絕頂有蕩湖，僧言飛雁春日南歸時，常在這兒留宿，所以叫做雁蕩。湖面約十餘里，聞以前湖水雖不甚深，但終年不乾涸，現則蘆葦叢生，日漸淺涸，路徑荒蕪，若不是此僧領導，將尋找不着了。下峯後經過了幾條溪澗，到了能仁寺，陪送我們的僧人獨自歸去。能仁寺別有風味，雁山萬水奔赴，至此寺後忽一齊靜止。由此前過四十九盤，回轉百餘峯，於是漸入平地，而雁蕩之遊，才算完畢了。

一〇 遊普陀山

從溫州乘船往普陀，我們這會兒才第一次見到了大海，第一次坐上了海船，真是快樂！立在船頭，左邊靠岸的一面，常見山峯隱約，許多都是海裏的島嶼；右邊則一片碧波，水天相接。拿了地圖對着看，有些山船上的水手大概都能告訴你牠的名稱。船到了舟山羣島的定海，再換了小船，約行三小時，便到了普陀山。

我們從南岸的短姑道頭上陸，岸上有普濟寺的和尚在接客，我們便跟着他走去。一條很平廣的石子路，兩旁都是古木，上面枝葉交叉，所以路上非常陰涼，僧說這叫做妙莊嚴路。不到兩里路，就到了普濟寺；除安置行李外，寺僧并爲我們準備了素餐。飯後因天氣已晚，不卽出遊，寺中另一老僧來和我們閒談。

據老僧所說：普陀在今日雖與山西的五臺，四川的峨嵋，共稱佛教三大聖山，然在唐朝以前，實爲東海的一荒島，開山的始祖，不是我國人而是日本人。五代梁末帝的時候，日本僧人慧鑿，從五臺山帶了觀音像，要想回到日本去，忽然船到了普陀山，給大浪打破了，

於是他便在普陀造一個寺，叫做「不肯去觀音院」。以後香火一天一天繁盛，清初一共有五百多個寺院，民國以來稍爲減了一點。他借給我們一張普陀山的詳圖，知道此山分前山和後山，前山以普濟寺爲中心，後山以法雨寺爲中心。他說民國十四年班禪活佛曾來一遊，用八人擡的黃緞轎子，直擡進普濟寺，那時真是熱鬧，不過費用也很大，超過萬元以上了。我想活佛迎來真不容易，去年杭州又在請他主持時輪金剛法會，據說用了數十萬元哩！

次早老僧陪我們先看普濟寺，這寺的規模和西湖的靈隱寺不相上下。大殿高十二丈，頂上是清雍正帝御賜的黃瓦，殿中佛像魁偉，後壁掛古畫多幅。殿後有藏經閣和玉佛樓，閣中藏經卷數千冊，樓中供一玉佛，大與人相同，顏色雪白，形如美人打坐。寺前有海印池，又名荷花池，寬約二十畝。池中有一堤一橋，分池爲三，橋名荷花橋，堤上有著衣亭。池周老樟葱翠，有的挺立，有的斜撲池中。立於荷花橋上，俯視遊魚成羣，紅白荷花正當開放，遠望則前有獅子山，後有靈鷲峯，左有太子塔，風景非常幽雅。

老僧領我們向西行，經過了報本堂、白象菴、修竹菴、梅福菴，而到了盤陀石。一路佳木

青葱，鳥聲悅耳。盤陀石其形如船，約長二丈餘，上有「天下第一石」、「金剛寶石」等題字。石旁有竹梯，由梯而上，石面平闊能容數十人。山光海濤，競來眼底，海風拂拂，胸襟爲之一暢。

由此走下石級，至二龜聽法石，石上兩龜，一在石頂，一緣石側而上，形容畢肖，不知有否稍加人工的斧削？再下爲觀音洞，洞中漆黑；洞左有大殿，供觀音像。洞後巖石層疊，巖隙中古木盤踞，望之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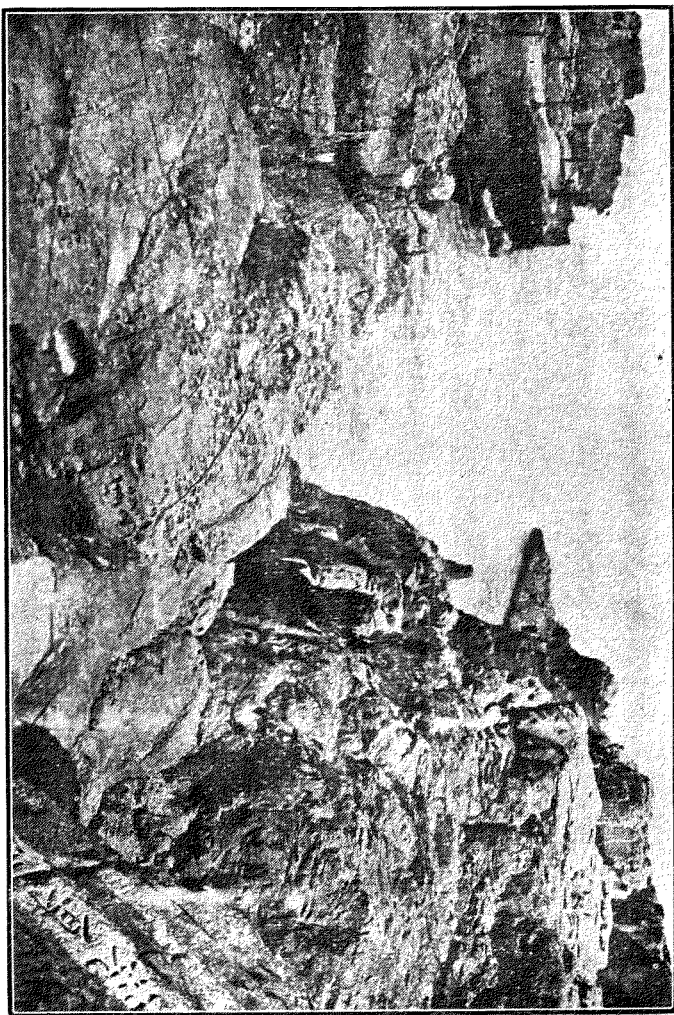
由普濟寺北行，經几寶嶺而到了千步沙，這是好玩的地方！沙地東濱大海，全長約二里半，闊約半里，如白雪鋪地。這時正當退潮，我們不管老和尚和黃九公如何，先自脫了鞋襪，在沙上排列一行賽走；老四撲通跌了一交，老少年在後面看了大笑。我們扶起了他，又在沙上玩了多時，等整片平沙，差不多都有了我們的足跡，才又走上大路上來。老僧說當海潮來時，浪高數丈，有如飛瀑，遇着岸山巖石，便轟然如雷作響。我打定主意，夜半必來觀賞一次。

再往前走，蒼松夾道，田園參雜，菴院羅列，鐘聲時聞。忽見綠蔭叢中，黃牆掩映，老僧說

這就是法雨寺。法雨寺又名後寺，規模和前寺（普濟寺）相等。寺前有一池，長約二十丈，寬約十丈，中架一橋，池中遊魚甚多。入山門後，但見古木參天，大可合抱。殿中也有玉佛一尊，形式和顏色，都和前寺所見者相似。

由法雨寺後登石級，路頗崎嶇，直到佛頂山上的慧濟寺。這寺僅在前寺和後寺之次，殿宇整潔，也有一尊玉佛，但形式較小。慧濟寺左邊，一峯突出雲表，上有佛頂燈塔。塔基地在普陀爲最高，出於海千餘尺，立在塔旁，普陀全景，以及海中島嶼、漁船往來，都歷歷在目。由法雨寺往東，經極樂菴而至梵音洞。洞口峭壁危巖，高數十丈，石色青黑。洞狹長如縫，老僧說當潮來時，濤聲激巖如虎吼；這時日已西斜，僧說來潮期將近，我們便坐着等候。後來果然等着了，只聽見轟轟的聲音，但不能到洞內探看，深爲恨事。回頭又經過千步沙，夜色蒼茫中，見一線潮頭，湧湧而來，像一條萬丈銀堤，而沙色則轉若黃金，實爲奇觀。

次晨以候船尙有餘暇，便往觀潮音洞。洞在普濟寺東南海濱，過紫竹林即到。洞高四五丈，長二十餘丈，洞口石壁如門，頂上有隙孔，像一間漏屋。潮水隨風奔入洞中，聲如雷鳴，如虎吼。從隙中窺看，則飛沫噴珠，險怪百出，甚覺可怖。



回頭過妙莊嚴路，到了來時的短姑道頭，坐於回瀾亭中，候赴上海的輪船。許多青年男女，赤足裸臂，穿了小小的浴衣，攜手來去；老僧似不欲向他們正看，故把眼睛移於東南海中，過一會說道：『那面隱約一山，就叫洛伽山，原來觀音大士在天上遊行，偶一不慎，落下一隻鞋在落伽山上，於是他便在此山修煉，後來才渡到普陀山來的。所以現在香客們來普陀進香的，大概都還到洛伽山朝拜呢。』黃九公忽然含笑地問道：『老師父！那邊那些男女青年，是不是來進香的？』他馬上回道：『啊！不是！不是！他們是來避暑的，來洗海水浴的；進香的客人，派頭又不同些。平常我們山上，除了出家人不在話下，所有的店鋪打雜，都不許帶家眷，所以是看不到女眷的影子；現在來遊的客人一天天多，情形有些兩樣了。』談到這裏，船看看已靠岸，老僧準備去迎新客，而我們也準備上船了。

一一 遊蘇州

在上海——中國第一的商埠，我們是有過許多的驚奇，也有過許多的笑話，同時更有許多的憤慨。那些洋人，在上海造成那般物質的文明，從那燦爛的文明設備中，吸取我

們的脂膏血液。而我們，被他們壓迫搾取的人，走在這個自己的地方，反而要受他們的訕笑、輕視、侮辱、鞭撻、虐殺、種種說不盡的苦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問天天也是答不出的，問千百年來傳下的書本，書本也找不出辦法的；我看還只有問我們自己，問我們四萬萬人願不願意去爲生存的關鍵而奮鬥？我看只有這條是最好的解釋。一直懷了一股不平的悶氣，走在洋人耀武揚威的上海街頭，以至於離開上海以後的滬寧路火車中，還是這麼繼續着。最後車停在站上，聽許多人着「蘇州！蘇州！」才貿貿然跟着黃九公下到月臺，眼睛碰到老七、老八諸人，他們也都無精打彩似的。

蘇州在太湖的東岸，從上海來火車中但見金黃色的早稻，鋪滿了平野，不待說可知牠是一個豐富而美麗的地方。入城後下了旅館，粗粗地吃過午飯，黃九公已和帳房商量舒齊，一輛馬車，候我們於門外。上車後黃九公說此去先遊城西各處，據他的意思城內雖不少名園古蹟，但大致是些纖細的花草假山，或涼亭水榭，和杭州所見的別墅，沒有大的分別，所以要識蘇州的真正好處，須得遊覽城外各處。

車出蘇州有名的閶門，經過留園和西園，佈置都很精雅，極人工的能事。再往西四五

里，到了楓橋，那兒有一所盛大而稍現荒涼的寺院，黃九公說這叫做寒山寺。他問我們有沒聽過這名稱，我說曾讀過張繼的一首寒山寺的詩。他說：『對了！就是那一首名詩，使得這寺千餘年來，還那麼遠近聞名的。』老大、老四都嚷着不曾讀過，叫我唸出來聽。黃九公道：『不必忙呢！寺裏面有塊石碑，上面就刻着那首詩，進去看好了。』

我們進了寺內，鐘樓而外，兩壁迴廊，多已坍塌，但清末俞曲園補書的張繼詩的石刻碑，卻仍很新，老大他們都取出日記本子，給抄了下來，詩是這麼的：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寺內有寒山，拾得二僧塑像，天真和樂，很像兩個小孩，這樣可愛的人，怪不得要流傳千古了。

出寒山寺，我們改乘驢子，向虎丘山走去。坐驢子的滋味，這又是有生第一回。心裏雖非常高興，可是當驢子不聽我們的調動，而故意往牆壁碰時，又使我們氣惱了；看驢子的人對我們說：凡是不會騎驢的人，牠慣會捉弄人的。我們一路和驢子鬧着脾氣，終於前面

高高的塔影，越看越明，而虎丘山已經擺在眼前。

虎丘山真是一個富於歷史故事的地方！轉一個角便有一個古蹟，一種傳說。我們聽着黃九公說來，簡直不想轉回去，比看幾本小說，還要有趣。可惜在這兒不能都記下來，因為這一處太寫長了，別的地方的見聞，將要寫不下去。單說虎丘兩字的來源，據傳說是因春秋時吳王闔閭葬於此山，以十萬人來挑土積石。葬後三日，有白虎坐在石上，所以就有這稱呼。山中一地叫劍池，石壁上刻着四個很大的字，叫「虎丘劍池」，是唐朝顏真卿的手筆。據說秦始皇來遊，叫人尋找吳王的寶劍，忽見白虎坐在墳上，始皇用劍刺過去，沒有擊中虎而中在石上，下面的地就陷而為池，所以叫做劍池。旁邊一塊大石，叫千人石；千人石旁邊有點頭石，說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地方。山頂的高塔，是隋朝的建築，洪楊役後，稍為有些損壞，這可算很古的遺物了。

立在山上望蘇州城市，屋宇隱藏於綠蔭中，很有山村詩意；時則炊煙繚繞，日已西斜，乃急急下山。歸途經過五人墓，細讀裏面的碑記，才知所謂五人，是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他們生在明朝，正是宦官魏忠賢貪污弄權的時候。這時蘇州太守周順昌，很

得民心，但是觸怒了魏忠賢，叫兵士來捉他。蘇州民衆數萬，圍着他不肯放，要爲他請願；兵士大聲吼罵，民衆便一哄起來鬪爭，結果鬧了一場撕打。當時江蘇巡撫毛一鷺，是忠賢的私人，他報告朝廷說是吳人作亂，朝廷是魏家的私物，他即時下令來圍剿。正在蘇州數十萬生靈危急存亡之際，這五人便挺身出來擔當禍首，於是他們爲全城的父老兄弟作了犧牲。我們一氣看完了這原尾，大家都含了眼淚，默默地給偉大的靈魂致了敬禮。回頭到了旅館，回想日間所見蘇州的景色，只有這五人的事蹟，是最美麗，最動人，最有價值。蘇州有這樣熱血的人物，不是旖旎風流所能埋沒了的。

次早乘船往靈巖山麓，途中經過天平山，以時間不多，沒有上去。黃九公說蘇州多花圃，垂楊，橋梁碧水，春夏當然是豔麗；至於秋天，則有天平山的紅葉，冬天則有鄧尉山的梅花，都是遠近聞名的東西。我們不能見到，頗覺怏怏。靈巖山聞產石，可作硯池，所以又叫硯石山。我們緩緩地登山，山頂有琴臺，據說是西施彈琴的地方。由琴臺往下看，可以見到太湖中的東洞庭山和西洞庭山，風景很好。稍下現有崇寶寺，據說是以前吳王藏西施的館娃宮的故址；現有小斜廊通崇寶寺後的靈巖塔，此廊間卽是西施所走的響屐廊。想當日

她穿得花花朵朵，在廊上步步走來，音節悠揚，快樂當然是快樂不過。可是政治任牠腐敗，外憂內患無人主持，苦頭也就馬上在後面。不覺想起吳梅村的圓圓曲中『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的幾句詩來，這詩是昨晚將睡前黃九公特地教我們的。山中還有西施的梳妝臺，划船塢等等古蹟，以及靈芝石，醉僧石等等奇巖。遊覽一遍，下山至木瀆鎮上，買了那鎮上的名產棗泥餅，然後再乘船返旅寓。

清晨一片賣花聲中，我們辭別了這香豔的名都。

一二 遊南京

到南京，這新興的首都，本擬好好地遊覽一下；豈料這八月初頭的天氣，加上久旱無雨，苦熱非常。而且城裏飲料非常缺乏，大概好一點的茶水，都得從下關運來，而普通賤一點的旅館，茶水都味鹹而帶一股泥土氣。見報載各區病疫人數的可驚，使得我們一踏進新都，便都惴惴不安，因而黃九公和我們商量，只作一日的勾留。南京城有九十里的長度，

這廣大的面積，僅城內訪古，已費很長的時間；現把時間這麼限制，不得已只有採走馬看花的一法了。

一大早我們便坐馬車往北極閣，這原叫做雞鳴山。走到山頂一看，寬敞雄壯的南京城，大江像一條絹帶，圍在牠的西方；玄武湖（又稱後湖）像一面鏡子，掛在牠的北面；紫金山（又名鍾山）像一座屏風，障在後湖之北；而城的南方，就有雨花臺的峯頭；這條長長的城垣，便是沿着這些高高低低的山峯建築成的。到西方的長江的水濱，才開了一個門戶。北極閣是我國最古的天文臺，黃九公說現有很好的儀器，因時間太早，門還沒有開，不能進去參觀。

北極閣的稍北有雞鳴寺，寺後俯視後湖，荷影亭，聞午後納涼遊船，不減西湖之盛。寺旁爲臺城遺址，是南朝宋、齊、梁、陳的故都。其中有不少興亡往事，最令人注目的便是梁武帝的餓死於此城中；其次便是燕脂井，聞是陳後主在國破家亡時，和他寵愛的美人張麗華、孔貴嬪，逃入這井中，後來終被敵兵提出，受了許多侮辱，所以這井又叫做辱井。

很快地驅車往西，到了明孝陵，這是明太祖埋骨的地方。墓在紫金山的南麓，老遠就

是平曠的墓道；一對對的石象，石人，石馬，大得驚人。入門後看見那高聳的土堆，上面檜柏參天，形勢極爲雄壯，那便是陵墓。墓前有祭壇，從壇上也可望見全城的景色。

接着到了中山陵，這嶄新的白大理石的建築，老遠就眩人眼簾。入陵門後有廣場，從廣場有石級三層上升，共分九十步。頂上有祭堂，地上鋪意大利石；堂後有圓形的墓室，靈櫬在此室中，由墓門可以入內參觀。中山陵地勢較明孝陵高，故眺望更爲相宜。

這時日已當空，各人都感難受，乃暫往中山陵與明孝陵中間的紫霞洞內休息。洞內能容十餘人，上有清泉滴瀝，像小小的瀑布，頗覺涼爽，睡了一回午覺。

午後三時左右，又下山乘車往雨花臺，這是一個多甘泉美石的山岡，古蹟以方墓（方孝孺的墓）爲最著名。我們買了一些雨花石，準備回去送親友。

下雨花臺後沿秦淮河向西北，到了莫愁湖，這頗引起了我一點新愁；這兒有名的秦淮河和莫愁湖，真想不到是這般形狀。秦淮河僅僅是一條大一點的水溝，而莫愁湖則已水乾見底，湖邊的垂柳，已都奄奄一息；或者這也是今年大旱的特殊情形，平日該可觀些罷？

入夜，燥熱蚊咬，苦不能睡；次早乘車到下關，準備渡江乘津浦路的火車往山東，炎熱趕着我們不能在首都流連，想來都覺無聊。

一三 遊泰山

車中見兩邊的房屋，越來越低小，越來越破落；入了山東境界，簡直不像江南，經過了曲阜，到泰安下了車。時候已經是白天的一半，但黃九公要叫我們趕到明晨的泰山觀日，就雇山轎上山。一路已見峯巒聳立，經一天門，此後即轉入盤道；一天門北有一石坊，大書「孔子登臨處」，大約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地方了。再上至迴馬嶺，轎夫說以後石級陡峻，馬不能走，所以有這名稱。轎夫螃蟹似的一步一步爬行，路曲曲折折像羊腸，上為高山，下為深澗，心裏很害怕。再上到中天門，地忽平坦，大約有三里這樣的路，轎夫說這叫做快活三，因為上山的人，在這三里路上，頗感快樂的。崖上題「天下名山第一」字樣，古樹青蒼，巖石清澈，轎夫說這又叫逍遙遊。北過御帳坪，路復陡峻，有二三石橋，繞以紅色欄杆，曲折銜接。前有瀑布，為澗水的來源，刻有「江河元脈」四個大字。轎夫說在下雨之後，

瀑布常大至數百尺，飛舞於橋上，使行人走不過去；我想這到有趣，可惜今年天旱，四鄉都在叫苦，這活潑的瀑布，也像滋養日減的小孩，漸漸瘦弱了。

再上見到了「五大夫松」，相傳秦始皇在這兒避過雨，但我以為應有五株，而現在只有三株，大約有兩株已枯死了。松的形勢很妙，三株一樣高，枝幹盤曲，很像畫裏的遊龍。崖間刻「撫松盤桓」，「冠蓋五嶽」等字。隨後至朝陽洞，左右巨石對峙，勢甚雄偉，滿山蒼松，青翠可愛。道旁一松，特別高大，旁無雜樹，有人題「獨立大夫」四字於石。泰山是帝王捧場的地方，連樹木都有官職，惡氣難當，江南的景色，比這瀟灑自由多了。

至小天門，兩山壁立，中惟險路一條，我們下了轎自己爬行。轎夫說這叫做「十八盤」，削壁爲路，每步恰能容一足，兩旁立方形的鐵柱，用鐵索連貫，以便行人攀援。轎夫對此以爲是最險之路；其實我們在雁蕩、天台一帶，比這更險，不過泰山附近，全是平原，他們是要少見多怪的。走盡了鐵索棧道，到了南天門，忽又開做平曠。俯視下方，大地茫茫，渺無邊際；遠望泰安城，像小小的一塊拳頭大的灰石。至於那一線黃黃的絲帶似的東西，不聽轎夫的指導，也知是黃河。黃河！中國文化的祖宗，我們第一次看見你了；祝你以後身體康健，

心地舒適，不東奔西走，再懷孕一次新的文化！轎夫都在休息，我們走進旁邊的小屋，買了雞蛋和挂麪來吃，這又別有風味。

再上到了絕頂，叫做太平頂，上有玉皇廟，所以又叫做玉皇頂。這兒是泰山的最高處，有許多大的石頭，便是山巔。上有登封臺，是古帝王的封禪處。前有一碑，高約五丈，四面各寬二尺，上覆笠形的蓋。碑上沒有一個字，相傳是秦始皇封禪時所立，那是可信不可信之間的話。這時天色已暮，乃走下玉皇頂，到碧霞宮休息。碧霞宮構築壯麗，金碧輝煌，但稍有坍塌。碧霞宮的東方為東嶽廟，因為時已晚，未去參觀。

夜和黃九公圍坐，我們都問他何以泰山為五嶽之首？因為我們走來，並沒有特別感覺。雄大。黃九公說這是境遇的關係，五嶽依理華山最高，有七千多尺，泰山不過五千尺。不過泰山是在黃河下流的平原，旁邊再沒有山，而東邊又是水平的大海，所以牠特別顯得高大了。

次早我們走上了日觀峯，道士陪了同來，太陽還沒有躍出。道士說一年中看日出以這時最佳。我們很以為傲倖。一會紅日浮出海面，四山白雲如絮，上下映托，確是偉觀。日觀

峯對面還有月觀峯，昨晚陰雲無月，不及賞玩此景，下至東嶽廟，廟後山壁，刻碑甚多；中有一塊叫摩崖碑，刻唐玄宗開元十四年泰山記銘，每字大有五寸，字跡很勁秀，還至碧霞宮早餐，再乘轎下山。轎夫行走如飛，自山麓到山頂，昨日來時要四小時，今日歸去，僅兩小時，相差有這麼遠。一路香客擁擠不堪，比昨日似多數倍，大約是一個甚麼特別的日子罷？我們不信迷信的人，看他們這麼大熱天，匍匐而來，只覺得很可笑的。和香客一樣擁擠的還有一種乞丐，這也比昨日多。我忽然起了一種感想：覺得這些人不是向天神叩頭乞憐，便是向有錢人叩頭乞憐，這樣怎能構成一個健康獨立的社會呢？

回到泰安城，往遊岱廟，廟甚寬大，占全城面積三分之一。庭中古樹參天，大都是數百年前物；其中有老柏數株，相傳是漢武帝所種，不知確否，現通稱漢柏。

一四 遊故都（北平）

乘泰安往天津的火車，四望黃土平鋪，這當是黃土層了。沿途村落荒蕪，衣着襤褸，形容枯瘦，可以想見他們的生活狀況。在歷城北過黃河鐵橋，心想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

「現則已在我們的腳下了。到天津換了一回車，便到了故都——北平。」

北平是六七百年來專制帝王的魔窟，這裏面不用說也得我們許多工夫去遊覽。但是預定的日期一天快似一天，我們商量一些辦法，以費時最少而看到的地方最多爲目的。好在黃九公是老北平，不至於給我們多丟一些打圈子的光陰。他先叫我們看北平的地圖，各人心裏大致有些數目，免得到了那地方臨時再東問西問。北平城分爲內外兩重，外城並不是完全包着內城，只是包着南方的一面。我們先將圖上將去遊的地方，做了一根紅綫，內城裏面的宮城，當然是我們目的地之一，此外三海、天壇，還圈定了好些地方。

我們吃完了故都第一餐早飯，就坐人力車經過大前門直往宮城進去，我們竟然能隨隨便便跨進來，這倒是民國的好處。宮中央有太和殿，太和殿的東方爲文華殿，西方爲武英殿，規模的富麗堂皇，實是初次所見。黃九公說武英殿以前是古物陳列所，所有帝王家的收藏，大半陳列於此；但現在則已運往南方，有的人正在爲古物打官司，據說是被偷了很多。武英殿的後方，有浴德堂，屋三間，陳設精緻，有水管二，據說是乾隆築給香妃洗浴的地方。太和殿基高二丈，殿高十一丈，前爲丹墀，繞以白石的欄杆，聞袁世凱就第一任大

總統時，即在殿中，這倒很滑稽，站在這樣帝王遺臭薰蒸的地方，看看許多低伏的文武人員，僅僅叫他做四年總統，這梟雄那肯干休呢？無怪後來要謀帝制了。

回頭走過中央公園，再到北海遊玩。南海、中海、北海，共稱三海，又稱太液池，是人工鑿成的三個大湖。黃九公說北海風景最佳，所以先到此地。北海中央有一島，叫做瓊島；島上有二橋連於陸地，南方的橋連於團城，東方的橋連於陟山門。團城當北海與中海的中間，左方的北御河橋便是兩海的界綫。由團城北渡橋，卽至瓊島，上多怪石。一古殿禁人入內參觀，據說是遼太后的梳粧閣。到正覺殿的後面，有一銅亭，門窗都是銅質，令人想起武當山的情景來。瓊島最高處有白塔，下方而上圓，高十餘丈，圍八九丈。立於塔下，北平全景大半在目。左爲煤山，和瓊島爭高，煤山上五亭，隱約可見。山下卽故宮，黃瓦紅牆，連成一片。前望中海，及南海中的瀛臺，都很清幽肅穆，可以想見當時的風趣。

又從前門經過，往南到天壇，是往時天子祭天的地方。這兒的寬敞宏大，確爲僅見。壇周圍十里餘，牆垣高峻，入頭道壇門，老柏古檜，高處枝葉成蔭，有如傘蓋，故其下甚涼。至二道壇門，見圓頂藍瓦的祈年殿，這是北平代表建築之一。殿基高出於平地二十七級，分爲

三層，每九級爲一層，全爲白石所造。殿高約八丈，亦分三重，一重小似一重，最上重卽如圓形傘頂。殿柱甚粗大，彫刻精緻。祈年殿的南方有圓丘，圓丘極像祈年殿下部的階級，也是三層，每層九級，四周圍以石欄，全部白石，壯麗而典雅，全都浮出貴族氣象。天壇的西方有先農壇，面積較天壇略小，是往時天子演習農事的地方，現尙陳列一些農具。因天氣將晚，殿宇未及細遊而歸。

第二日決往遊西山一帶，先到頤和園，園門口有圖出賣，因各買一張。黃九公道：『這園你們留心看看罷！因爲我們付的代價太多了。』我們以爲他說門票太貴，便問他多少錢一張，他說：『不是門票的問題，是這園的問題。這是慈禧太后作的孽。原先中國自鴉片戰後，大家知道西歐不可敵，急急地起來建築海軍，從國民身上刮了許多脂膏。豈料慈禧因爲圓明園已被英法聯軍燒燬，飯飽後覺得少了一個勝地遣悶，於是以一千萬海軍費，來建築這園，後來甲午中日之戰，海軍無可用，所以一敗塗地了。』園中金碧的殿宇，不知其數，而聽戲的地方，更爲出色，他們可謂享盡了快樂。西南部鑿爲昆明湖，湖水澄碧，是由玉泉引來。南有十七孔橋，通湖中的龍王廟，橋爲白石造成，又稱玉帶橋。立於橋上，北望萬

壽山的佛香閣，叢綠中露出尖角的塔形建築，倒影入於昆明湖中，至爲美麗。後至萬壽山，東望員明園遺跡，大好宮殿，臥於亂草中。山下西邊，有一石舫，形式與船無異，全部爲大理石膠成，雪白如玉。舫高六丈，長百尺，上有艙樓兩間，地板繪飾極精美。西望西堤稻田蓮池，田園雜入官家，分外美麗了。

出頤和園往玉泉山，黃九公說山上古寺，也叫玉泉。入山門，林木葱蘢，道路迂迴，不知是在都市附近。山麓隨處皆泉，水清而冷，我們都洗了臉上的熱汗，頗覺舒服。過靜明園，大都已敗毀，略遺數處可以辨認。玉泉山的四週，地勢低下，前有高水湖，後有裂帛湖，和玉泉的水都相通。玉泉池面不廣，內有小舟頗雅緻，壁間刻「天下第一泉」數字，池底皆碎石，歷歷可數，碧綠水草，浮沈其間。步上石級，有一石塔，再上至玉峯塔下，便是玉泉山的頂點。玉峯塔雖稍坍塌，但較蘇州的虎丘塔爲高。下至華嚴洞，四壁刻佛像，或立或坐，形狀無一同者。

自玉泉乘驢往西山，這又是暢快的事。西山佛殿之多，使人疑牠不是京師的附郭，而是佛教的聖地。寺宇中以碧雲寺爲最宏麗，泉水蒼樹花卉，無不極佳。附近有香山寺，喬木

夾蔭，繞以流泉，寺宇依山而築，遠眺甚爲相宜。過靜宜園，有兵守衛不能入，而我們亦以時間不早，匆匆走向歸路。

一五 遊五臺山

我們坐上了平漢鐵路的火車，回首故都的雲樹，頗覺留戀；然前途等着我們的勝景多着，火車移動得遠了，注意便又轉了開去。到了石家莊，換上正太鐵路的車，遠遠地看見太行山脈，蜿蜒不斷。地勢一些一些高起來，火車不能一直綫地向西；依着山勢斜斜地盤旋而上，因此有時是向南，有時是向北，有時竟是向東。軌道很像螺旋，乘客像是蝸牛，倒也別緻。沿途谷中居屋，很少見磚牆瓦頂，都是泥土做成的房屋；屋頂垣平，可以行走游玩，可以曬雜糧，這又有趣。至於山上居民，則更是原始形式，有許多還是住洞穴，一層一層地上去，像蜜蜂的窩一樣。到娘子關，便是山西境內；從河北的獲鹿縣到山西的榆次縣，隧道接二連三地通過，我們雖沒有好好地數清，記得大約是二十個光景。一會兒見着青天，一會兒沒入地底，簡直和開玩笑似的。

到太原，地勢又見低下，看地圖牠是在汾水盆地，低下是當然的。山西是汽車路發達的地方，由太原北上五臺縣，坐幾個鐘頭的汽車便到；記得小時外祖母和我說：她朝五臺山時，經過了千辛萬苦。那時幼稚的交通工具，和現在真有天壤之別了。

從五臺縣上五臺山，這回可要坐一種怪物。這物叫做「架窩」，用蘆葦作篷，做成圓筒形，旁邊有兩條木棍，前後架在兩匹騾子背上。裏面可以坐，可以睡，上山時不覺得顛簸。過關道嶺，嶺上有一石碑，寫「五臺奇勝」四字。上山以後，我們發現了一件難事：這兒的食物，僅有燕麥、馬鈴薯之類，每餐難以飽腹。黃九公說我們生在溫和多水，生活富裕的長江流域，簡直不能吃苦，山西這種地方，地勢高而雨水少，一班鄉村居民，都是吃這種粗陋的食品的。領路的人告訴我們：五臺山入秋以後，便時時下雪，不便行走；夏季朝山最宜，但常多雨。我們現在沒有遇雨，可謂幸事。

山路多為亂石，崎嶇難行，騾轎進行極緩；然樹木青翠，澗聲清越，氣候更是清涼，心地甚為爽快。稍隔有清涼寺，建於清涼谷中，中有文殊像，傍有清涼石，周圍約四丈。又有千佛塔，分九級，為明萬曆年間遺物。隨後至鎮海寺，樹木陰森，深紅濃綠，殿宇宏大，金碧輝煌，據

云係清乾隆時所建。後又至顯通寺，寺在靈鷲峯下，爲五臺山最大寺院。晚宿寺中，寒氣侵骨，戶外聞有薄霜。我們各都爭飲熱茶，大有冬意；黃九公便於吃茶的當兒，給我們講一段茶話。他說五臺山雖自古就是佛教的聖山，但到了清代，更加隆盛；許多高大的寺院，都是清代建築或修葺的原因。是甚麼，在清朝沒有誰敢說；不過據一般人傳說，是因順治帝出家以後，在這山上做了和尚。順治有個心愛的董妃，年紀很輕便死了，他憂傷之極，連皇帝也懶得做了，就跑上五臺山（清涼山）。他又隨手錄出吳梅村的清涼寺讚佛詩，我看了其中『傷懷驚涼風，深宮鳴蟋蟀；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等等的句子，或者這話是真。就把全詩抄入記事本之中，倚枕懷想那兒女情長的奇異的外族帝王。

顯通寺裏有一銅殿，高二丈多，供文殊菩薩銅像。四壁也有銅佛像；殿內大小有四銅塔，大的十三層，小的七層。殿外有五大銅塔，分東西南北中，合於山中的五臺；據說因爲山中很早便下雪，朝山的不能上臺，即拜這五塔以代。在迷信中倒也有取巧的辦法！

到塔院寺，寺中有大寶塔，高二十七丈，周圍二十五丈。下面兩層，上層有紫銅的轉輾輪三百八十一個，下層有黃銅轉輾六十一個。許多蒙古人來這兒朝拜，有的繞塔而拜，有

的只投身俯地，形態很奇怪。寺僧說山上僧人，分青衣僧、黃衣僧兩派，青衣僧爲尋常和尚，不吃葷；黃衣僧爲吃葷的喇嘛，不唸佛，唸「唵嘛呢叭咪吽」，死後用火葬。

我們到了圓照寺，又從圓照寺走上菩薩頂，頂在中臺的東南，又名靈鷲峯，高約四千五百尺。後到太平興國寺，寺內西廊供楊五郎像，聞是楊五郎的肉身，像旁有五郎所用的鐵棍，重八十一斤，除黃九公以外，我們都舉不起來，楊五郎若有知，一定要笑我們了。

我們遊遍了五個臺，費的時間不少。五臺都在四千五百尺內外，北臺較高，臺頂都無林木，很像土堆。黃九公說這些都是老頭兒山，頂上的毛髮，給風雨赤日弄禿了；我們都大笑，因爲他本人就是禿頭。黃九公也弄得難爲情起來，面孔通紅的，我們覺得對不住他，竭力止住笑。

一六 遊華山

我們原來的計劃，遊五臺後再遊北嶽恆山，但問五臺去過恆山的老僧，知此去往返需時太多，祇好作罷了。下五臺山回到太原，再由太原乘同蒲鐵路到介休，從介休乘蒲太

汽車往蒲州（永濟）一路沿着汾水而行，時時可以和河水打照面。途中經過了平陽，安邑幾個歷史上的名地，直到蒲州。蒲州是臨黃河的東岸，隔河便是陝西；但交通路綫，卻須沿黃河向南，從風陵渡過河到潼關，由潼關再入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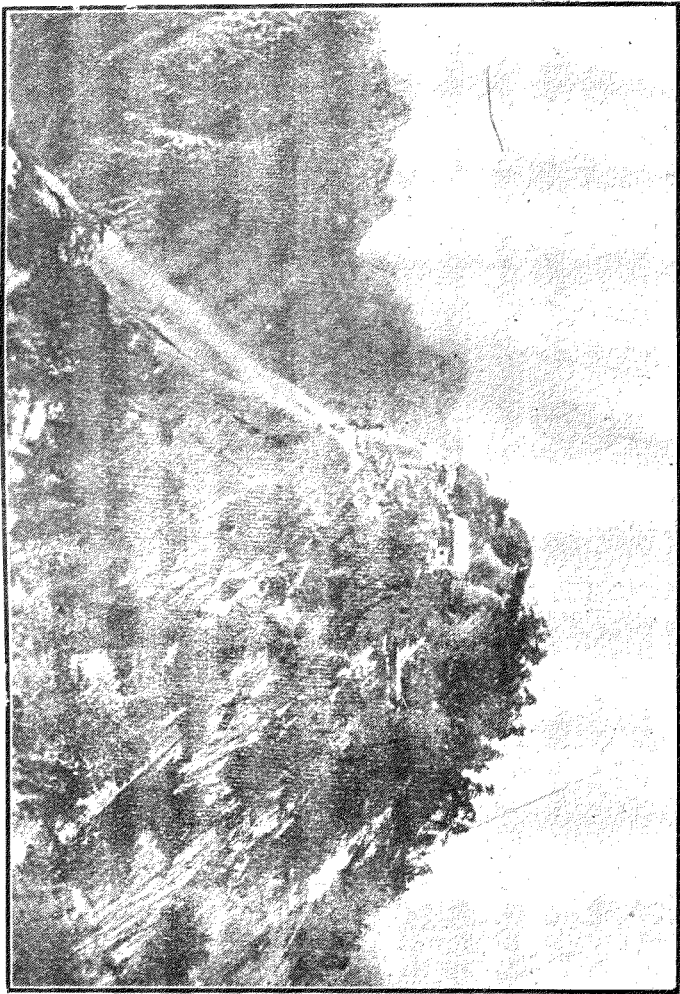
由潼關乘汽車到了陝西的華陰縣，準備往遊華山。華山有太華、少華兩山，我們要去的是太華山，即稱爲西嶽的。入旅館進餐，有幾個腳夫知道我們是來遊山的，即問我們要不要轎子；我們因爲上泰山和五臺山時，雇了轎子倒反不痛快，所以這次決計不要，但雇了一個嚮導，順便叫他帶行李。

出縣城直往南，五里至西嶽廟，殿宇宏壯，面積約三百畝，庭前老槐和古柏甚多。正殿爲萬壽閣，立於閣上，北可望見渭水及黃河，南則太華如屏幃，由嶽廟入山，一地名谷口，入內爲華山谷，兩旁陡立，中則亂石縱橫。其中一巨石形極似魚，稱曰魚石，聞爲清光緒十年某月，山中大雨而發山洪，此石即當時由山上沖下者；自然的力量，可謂大了。隨經第一關，莎羅坪，及十八盤，直達青柯坪。青柯坪以下，山多產禿，大樹被砍伐，僅有雜木；青柯坪則草木茂美，蒼翠欲滴。其旁有瀑布，直懸數百尺，稱水簾洞，昨日聞適下大雨，故今日瀑布甚肥。

這時天色尙早，但黃九公以爲宜早休息，因他看了華山志，知道中國名山，以華山爲最險，恐我們頭一天用力過猛，難以爲繼，就在這兒歇下來了。

第二天高高興興地上路，不久忽遇「回心石」，據說因前途有千尺幢、百尺峽等等險路，如自顧力有不足，可由此轉回；因自古以來，遊山者很多至此而退回的。我們覺得這三字很討厭，爲甚麼這般殺風景呢？我們繼續走去，遇千尺幢爲一陡峻的孤峯，鑿崖石爲步，有鐵索可攀，共約三百數十步，我們僅歇了一次，卽已走完，實是想對回心石雪憤，所以腳力特別健。又過百尺峽，這峽又叫天井，人行峽中，僅可容身，上不見天日，眞像老鼠爬洞。於是就到了雲臺峯，又稱北華，這回才感得吃力，坐下來休息。黃九公說，據志書華山共有五高峯，北曰雲臺峯，南曰落雁峯，東曰朝陽峯，西曰蓮花峯，中曰玉女峯，落雁峯最高，將近八千尺。全山周圍四百餘里，衆峯環繞，重疊如蓮花，所以叫做「華山」。

由北峯經過擦耳巖、日月巖，再南里餘，卽到蒼龍嶺，爲此山最險的山路。這兒和百尺峽情景大不相同，百尺峽太狹窄黑暗，這兒又太空曠光明，使你眼睛不敢向兩旁偷看一下。這蒼龍嶺是一塊魚背似的石級，兩旁都是千尺的深壑。由北峯往其他的數峯，惟靠這



遊華山

翠花蓮

八一

一綫石脊連絡，所以是必經之道。嶺長數百丈，寬處三四尺，狹處不過二尺，勢如長蛇。現兩旁都有鐵索石欄，上去并不十分困難，只是可怕而已。據說古時沒有石欄，上時要騎在嶺上爬走；韓愈痛哭投書，說是就在這地方。

走完蒼龍嶺，到了五雲峯，這峯在落雁峯的稍東。其南里餘，爲玉女峯，在東峯的左襟下；又西南約五里，至南峯的金天宮。由金天宮南上約一里，至落雁峯，這便是南峯的絕頂，也就是太華山的最高點。落雁峯有老子祠，黑龍潭，仰天池等處；仰天池在這兒頗稀奇，因其餘四峯都無泉水，飲料靠在巖石鑿洞存儲天然雨水，若天旱無雨，則必須往西峯下面的玉井去取水了。

立落雁峯遠望，北望本山諸峯，都和兒孫一般地俯伏在地；即並列的東西兩峯，也像是兩個弟弟。下望則爲深不可測的黑谷，再南始有一高山，幾與華山頂相平，那便是秦嶺的冢嶺山。此外黃河、渭水、洛水的平原，山西的高原，河南的函谷關等，縱橫千里之內，都可入目，可謂大觀！這時天無片雲，紅日方墜，涼風滿山，樂極而歌，不知週身的疲乏了。

夜宿金天宮內，道士拿松子敬客，味甚香，據說此山以前本以多松著名，近則漸少，故

所用松子，多由樵夫從遠處採來。道士去後，黃九公說松樹漸少的原因，定是樵夫砍伐太過；但道士採取松子作茶點，使松樹種子絕滅，不能傳播，當然也是減少的大原因之一。我一想吃松子的風俗隨處皆有，在保林的觀點上，實在應該革除的。山巔入夜太寒，我們各蓋了兩重棉被，才始入睡。

一七 遊峨嵋山

華山下來，打從古帝都長安經過，僅得了一點淡淡的渺茫的印象，真像是夢裏相逢一般。我們都覺得有些惘然，但是黃九公說道：『就這樣罷！長安荒廢了千多年，單看市面是這般蕭條，也可想見牠的困難；倘然在這兒流連幾天，至多在斷磚殘瓦的廢墟中，多增一些傷感。傷感太多，於人的進取精神，大有損害的。』於是我們坐上了西開的汽車，一些高大的墳塋，聳立的阡表，零亂的土堆，飛也似從眼底颯過；那兒是阿房，未央的遺址？那兒是樂遊原，曲江水的勝地？我們是無暇追想的了。

到鳳翔，轉而向南，走上了所謂「棧道」，這是一段困苦的行程。一天一天地坐了囚

車似的山轎，走在危崖險谷之間，每夜入了山谷間的小小飯鋪，便問人到成都還有多少路程；有的人茫然不答，有的人短短地答一聲『遠哩！』黃九公道：『這棧道，有的地方鑿山通道，有的地方峽谷無從開路，便又架木如橋，以渡過秦嶺、大巴山脈，前人開鑿時多麼費力，你們坐了轎子通過，還自不能忍耐嗎？安靜些罷！』走完了這兩千里的路程，就有好的天地呢？』

走完了北棧道（通過秦嶺的一段），又走完南棧道（通過大巴山的一段，即古金牛道）到了四川的劍門山。黃九公道：『險路將完了，這地方古人不但不以為苦，反覺得是富於詩意。陸放翁詩人走過這兒的時候，有這樣一首詩：「衫上征痕雜酒痕，壯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這會兒我想起了我們這壯遊團的名稱，也許黃九公是從此詩引起來的。

到了成都，真是別有天地！一切美豔的景色，不減於蘇杭，現在且引李白的上皇（指唐明皇）西幸南京（指成都）詩為證：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

草樹雲山如錦繡，

秦川及得此間無？

水綠天青不見塵，

風光和暖勝三秦，

萬國煙花隨玉輦，

西來添作錦江春。

我們在成都遊過了武侯祠、草堂寺等等古蹟，便乘汽車南往嘉定（樂山）。

從嘉定乘轎往峨嵋山，經一鎮叫蘇稽場，相傳是蘇東坡讀書的地方。符文水從這兒流過，水清山秀，田疇相望。夜宿峨嵋縣，旅館主人頗文雅，爲談上山的路程，他說峨嵋高一萬一千尺，山頂四時積雪；他看我們行李不多，叫我們多買兩件現成的棉衣，我們知他是經驗之談，依他所說到當店買來幾件短棉襖。

次早出城，峨嵋山影已隱隱在望。沿途多茂林，多鳴泉，多佛寺，多道院，多奇異的禽蟲花草。伏虎寺、水神閣等處，林泉甚可愛。至廣福寺，於叢林中聞琤琮澎湃聲，出林有雙溪，二泉分流，各穿一橋而下，激石成聲；再下匯爲深潭，顏色深綠，名曰雙飛，瀑雖不甚高，形勢甚佳。上至萬年寺，頓感寒冷，時日已暮，寺僧穿了棉袍接客。寺後有明月池，入夜隨寺僧往觀，天高雲靜，月光映射，池中水波微動，山容因之起了皺摺，非常幽妙。

翌晨出寺，曲折上觀心坡，坡勢陡折，下望如天梯。觀心坡以上，杉楠等樹漸少，多爲草木植物，大概因氣候太寒。過華嚴寺後，一峯高入雲霄，轎夫說這是鑽天坡，攀石而上，經一千四百八十餘步，始達其頂。坡上有洗象池，池有六面，以石砌成欄杆；小坐石上，見天外碧雲飄飛，時時露出一山尖，鐘磬聲從雲底傳來，清幽入神。東過雷洞，陰森慘黯，怪石奇偉，杉檜參天。過坪後路漸平，再上爲天門石，二石對立，穿石爲路，僅容一人。由此曲折上，至錫瓦金頂，祖殿諸寺，是爲峨嵋山的絕頂。雲深霧重，未能瞭望一空，至以爲悵。返華嚴寺，冷氣刺骨，圍爐煮茶，儼然深冬。寺僧



峨 嵋 山 金 頂

說山上諸寺，因長年燃爐，常遭火災，募化修築，至爲困難。老二忽然笑說道：『現今大都會裏有電爐，和熱水管，改裝這種就好了。』寺僧以爲是給他開玩笑，他對於這種新鮮名詞，實在莫名其妙。

次日準備下山，繞道往觀龍門峽的瀑布。峽深三千尺，兩岸崖色碧綠，峽上石門中橫臥一石如船，名石船子。水由石門下墜，兩岸巖壁，又各掛一瀑，相對飛下，形勢不減廬山的三疊泉。以後便步步趨下，雲霧漸淡而寒氣漸減，又恢復人間氣象了。

一八 遊滇池

由嘉定乘汽車至宜賓（敘府），渡江再乘轎往雲南的昆明，準備遊滇池。四川中央盆地，平均高度約在一千二百尺，而雲南則東部平均亦約六千尺，西部更不止此數，故途中但覺步步高升。過東川縣，知爲我國第一產銅地，無怪我家有一大香爐，說是雲銅造成，祖父非常珍愛，大約就是東川的產品了。未到昆明之前，心想這蠻荒僻遠的地方，一定簡陋不堪，豈料既到之後，才知這兒的洋樓大廈，并不在少數，頗以爲奇。黃九公猜到了我的

心事，說道：『雲南在中國本部開化最遲，現在有如此繁華美麗的建築，這不得不歸功於法國人。因為法人修了一條滇越鐵路，帶來了不少的物質文明，然他們不是為中國人的利益而築此路，他們自己所得的經濟政治的實惠，當也不少了。』他說到這兒，我們剛打從火車站經過。

我們住在離車站不遠的一家洋式旅館，涼臺剛對滇池，一片碧波，雜以點點輕舟，令人想起西湖的情況。以前聽人說雲貴一帶，住民「明四蠻」，蠻族既多於漢族，我以為這兒的言語風俗，必已蠻人化；但實際則全然漢人本色，話亦平穩如成都，反較我們故鄉話，普通得多。大約這些漢人搬來的日子還不久遠，而漢蠻又各自聚居，所以未曾混合。旅館中有一青年茶房，曾受過高小的教育，他知我們遨遊了一大圈，非常羨慕；他說他很想到外面玩玩，可惜沒有機會。我們便問他這兒的情形，他說道：『這兒住家倒不壞，氣候夏天不熱，冬天不冷，花草長年不斷。初春時的山茶花，火一樣紅，碗一般大，開得遍山遍地。還有牡丹芍藥，也到處都有，山上不費人工栽種，自會開在那兒。一年四季很少疫病，報上常見江南各地，有所謂時疫，這兒是沒有的；據老年人說，是因為地勢有六千四百多尺高，空

氣清潔的緣故。這兒風景你們沒有遊過，我還可以爲你們領路，我在這館裏很自由，可以請假的。』於是我們馬上向黃九公說明，他也很歡迎這伶俐的少年。

第二早由這少年李立引路，先到城內的五華山。山在昆明城的中央，立於山巔，昆明全城的街市，以及城東的金馬山，城西的滇池，都可望見。李立說：滇人最敬諸葛孔明，隨處有武侯的祭祀；五華山上原也有武侯祠，後來燒掉了。現在山巔前有開武祠，亭後爲將軍府。將軍府建築極宏敞，洋樓飛簷，大有滬上氣味。我們在開武祠坐了多時，東望金馬山，古柏參天，翠色連雲，越看越覺可愛。西望滇池，則見渺無邊際，非若西湖的一望無餘。我們拿了滇池的圖來看，全池像一個蘿蔔，大的一頭靠着昆明城，往南漸漸地尖下去；兩邊有許多鬚鬚，那是流進流出的河道。其中一條叫堂郎川，李立說那就是普渡河，是滇池的出口。我們問他滇池有多大，他說有人說是周圍五百里，有人說是三百里，我們不科學的國民，數字是最難信任的。

昆明城西北有吳三桂的故宮，恰在五華山下，現在還餘下有池沼園亭。山北有翠海，周圍約二里，中央有觀魚亭，亭旁有石路，兩旁綠樹濃蔭，頗爲幽雅，隨後到了金馬山，上有

銅瓦寺，俗稱金殿，高和寬都約丈餘，全用東川銅建築。地面則鋪以大理點蒼山的白石，掩映於青山碧樹之間，至爲美麗。

我們又乘船橫渡滇池，到了西岸的高嶠，然後登岸直上碧雞山，從石叢中盤巖而行。到了山巔，俯視滇池風帆，點點如水鳥游泳；而數百漁舟，又似魚蝦出沒。湖邊良田萬頃，稻正黃熟，一片金色；與白帆碧波，相映成趣。我們在這畫一般的美山，儘量眺望了一回，才始踏着夕陽的金波，緩緩歸去。

一九 遊桂林

我們買了一些普洱茶，和宣化火腿，以及大大小小玉色印石，然後別了雲南省城，向廣西走去。一路見過了許多夷族，小孩們赤足立於道旁，天真地含笑着，如果他們已被開化，必肯跟我們好好地遊玩，將可從他們口中，知道許多蠻族的風俗習慣。這一回的途中，又是風塵僕僕，進行極緩；直到廣西以後，汽車才候着我們。風馳電掣地在山蠻疊障的地方行了數日，才到桂林。小學校的地理書中，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話，現在想好好地

看個仔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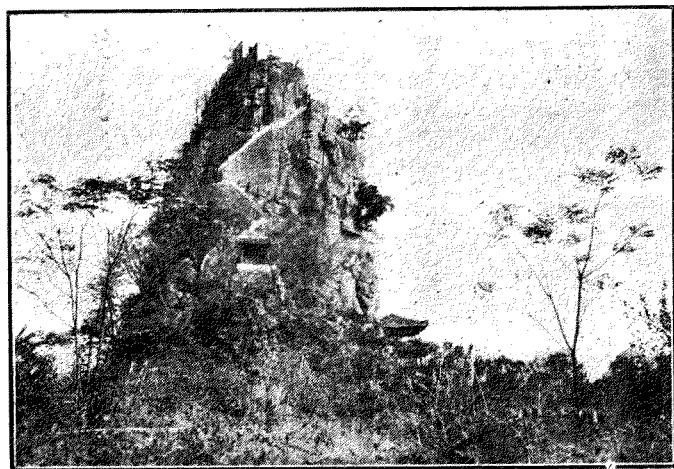
桂林偏在廣西的東北，和湖南很接近，城在桂江的西岸。看地圖桂江即是灘水，「湘灘同源」這又是上地理課時聽過的話。沿着灘水的上游看過去，果然是和湘水相連，湘水入湖南境內，有一地叫零陵，我記得祖父曾講起過。他說：古時候大舜曾來到廣西，到了蒼梧病死了，他的妻子娥皇和女英搬了他的遺骨回去。大約是循着桂江北上，沿湘江到湖南，便葬在零陵。她們哭的淚水，染在竹上，成了斑竹，所以零陵至今有斑竹的特產。小時聽這傳說，很感興趣，現在竟然有機會遊這故事中的地方，可惜祖父已經作古，不能聽到我回家後報告牠的實況了。

桂林城遠看就很美麗，左面是青山，右面是碧水，而這城牆卻全是白石砌成。城東北角有獨秀山，高五百餘尺，周圍約一里。我們走上時沒有雇嚮導，因為隨處有行人，詢問甚便，而且語言易懂，毫無隔膜。黃九公說桂林在廣西開化最早，語言爲粵江流域的通行話，叫做桂林官話，走在這裏，和廣西他處大不相同。

剛入山，遇讀書巖，是顏延年先生讀過書的地方。獨秀山巖石玲瓏，到處刻有題詠，更

有題巖大字，每字長和寬都有丈餘，大得駭人。上山的路徑，依巖形砌成石級，盤旋迴轉，很像螺紋；邊沿有鐵欄，以便扶手。立於山頂，全城在目；而江上長橋，和江東的七星山，都歷歷如繪。山下周圍有小城，叫做皇城，是明末桂王的宮室。我想明末比宋末受外族逼得更緊；宋末的王室，也不過逃到廣東，明末則到了廣西，而永明王則更到了安南，後來死在昆明。我們的民族只會逃，將來四境被帝國主義者逼來時，我們還逃到那兒去呢？

下了獨秀峯，向北而行，見疊綵山；山上石塊，層層橫斷，如疊錦綵，上山石路平坦，上有一寺，香火甚盛。殿後有一洞，高約兩丈，關



獨 秀 峯

丈餘洞內非常乾淨，我們在裏面休息了一會。再向前行，洞漸狹小，最小的地方，只能容一個人的身子；若是肥大的人，怕要塞住了中間，進退不能呢！裏面陰氣沈沈，寒風刺骨，老三故意駭人，說旁邊有骷髏，不覺毛髮悚然。黃九公將手電筒一照，笑道：『甚麼骷髏，卻是神仙呢！』我們定睛一看，才知是彫刻的石佛，大家哄然；洞內發出轟轟的應聲，像地雷爆發似的。漸漸地洞又大了起來，過了一百數十步，忽然別開生面。前面天日開朗，奇峯突立，平曠田圃，雜於其間，已是桂林城外北鄉地方。我們一直在洞底遊行，不知不覺，已經穿過了疊綵山了。這洞叫做清風洞，我們是從南口走入，北口走出。隨後到了諸葛山，這山和清風洞連接，山巔有一臺，相傳是諸葛武侯的點將臺，這恐怕不大真確。

再到縣城的東門，有漢朝伏波將軍馬援的廟，依山而築，頗爲宏大；前臨桂江，左右怪石極多，如刀劍的排列。黃九公說從我們的故鄉直到兩廣，對馬援都非常敬重，大約他當時一定有功德於南嶺諸地。由廟步下，卽爲桂江橋。橋分九曲，繞以紅欄，長七十餘丈，用五十餘隻船連接而成；兩岸有大鐵柱，繫以鐵索，人走在上面，並不搖動。我們過橋遊了七星山和山腰的棲霞眞境，又走上浮橋，看橋下水清波靜，左右秀峯插雲，真有忘歸之慨。

二〇 遊羅浮山

桂林遊畢，本想北循湘江，直返故園；但黃九公說廣東還有一勝地名羅浮，於是我們又鼓起餘勁，往遊此山。這回不坐汽車，乘小艇順桂江而下，兩岸山石起伏，如蛇、如龜、如猿、如馬；而蒼鬱的林木，掩映其間，自桂林達蒼梧（梧州），全程都很秀美。蒼梧多水街，因陸上街後有山，不能推廣，故用竹木浮水上，上造房屋，以爲市房；據說這些地方常發山洪水，上住宅，比陸上反爲安全些，這可謂善於征服環境。由蒼梧改乘西江輪船，駛至廣州，在這兒盤桓了一日；因爲有白雲山、黃花崗等地的吸引之力，要走也走不掉的。

由廣州乘東江的輪船往東，到了石龍登岸；石龍到羅浮陸路據說有百里之遠，但那峻峭的山峯，已能隱隱可辨。以後就走陸路，經一地有一土丘，俗名黃巢墩，據說黃巢作亂的時候，在這駐過軍隊，自己栽了一株木棉，現在木棉依然存在，不知是不是當時的遺物？他在廣東殺的人可以滿山滿谷，而廣東人仍舊紀念他的遺物，這未免太怪了。後見一山峯，很像老人向我們招手，叫做老人峯。到羅浮縣，過待仙橋，山形於是呈於眼前。從永昌橋

入山門，門旁有塊大石，刻「羅浮」二字；以後便羊腸小道，雲深霧重了。

上朝元洞，長松環繞，石刻曰「雲深處」。洞外有瀑布，雖不雄壯，聲清越可聽。一道士對我們說：羅浮最多瀑布，總數有九百八十餘，天下名山，沒有比這更多的。我想是因南爲大海，吹來的水蒸氣多而雨量也多，所以瀑布也多了；但我們是見過好的瀑布的，到這兒并不十分感覺驚奇。他又說山中有七十二條長的溪澗，都是集的瀑布的水，並有七個潭，水幽深不見底，我們想一一訪問。

一地叫通天巖，又叫蝙蝠洞；有一孔直到頂上，可見天日，空明透澈，比洞外見到的天色更好看。再前進遇合掌巖，兩石巖高數丈，下開上合，很像合掌。有一個名叫吳騫的，在石上題幾句有趣的話，是：「這頑石，有伎倆；不點頭，只合掌。」他把蘇州虎丘山「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典故搬了來，卻又不着痕迹；而且語淺而意深，我們都喜歡牠。

我們由樵天引路，到了躍雪潭，瀑布從懸巖落下，墮入平潭，飛沫四射，粒粒如珠；墮潭後又復躍起數尺，頗爲壯觀。後登羅浮絕頂的飛雲峯，導者說夏日此峯常被雲封，現值秋高氣爽，比較開朗。我們走上頂時，雲霧也還時開時合；開時可以南望珠江口以及海外，茫

茫一碧之中，時有山峯浮出，導者爲指點諸峯名稱，中以香港一島，最爲刺目痛心。

一地叫流觴處，一灣曲水，清澈玲瓏，旁有臥石，顏色粉紅，石刻「泛霞洗觴」四字。導者不通文理，不能告我們此等勝跡的風流往事，惟黃九公沈吟半刻，卻說道：『古詩中有一首詩，我可記不清是誰人所作，但詩中的情景，大約是描寫此地的。』我們都要求他唸出，他便唸道：

羅浮仙子飲流霞，

醉倒孤山處士家；

幾度東風吹不醒，

至今顏色似桃花。

導者說夏天這山隨處是紅男綠女，因爲廣東天熱，大家都到這兒來避暑，現在天涼，都已經歸去了。他的話很不好懂，但他和我們說話時，已算是竭力裝官話；至於他和他們同伴談笑時，我們簡直對外國人一樣。隨後他帶我們去看仙人甕，是一塊白石生成甕的形式，口上有水流入，裏面有些白色的砂石。他告訴我們這兒非常靈驗，若是年歲豐收，甕裏面就沙多而石少；若是荒年，裏面便沙少而石多。他所到的地方，要算這兒說明最詳細，因爲這和他的生活有關；至於甚麼古蹟韻史，在他的生活以內，無從知道，而且也何必知

道呢？我們都有這種感想，所以很原諒他。

我們到過黃龍洞，去時路很險峻。洞中山水奇妙，石巖很多，大的五六尺，小的二三尺，歲久被流水所衝洗，成爲許多洞穴。有大有小，有方有圓，光淨蒼白，可以作爲面盆或浴盆之用；而且裏面都盛滿了清水，我們都前去洗了一回手。裏面有小小的瀑布，雖不雄壯，但多變化。道士告訴我們，宋時周濂溪、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四先生，曾來遊過，所以這兒建了四賢祠；後來又加上了兩個廣東省的大官員，現在便叫做集賢祠了。

我們走過老人峯的南面，下有梅花仙院，又叫仙人臺，山門上題的「洞天香國」。這兒有梅花數千株，我以爲這便是蘇東坡的「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中所說的梅花村。但據導者說，此外別有所謂梅花村，或者羅浮多梅，隨處栽種，不定在梅花村罷？豈料當他領我們遊過了寶積寺、白鶴洞等處，再到一荒涼的村落時，卻說是梅花村；中並不見梅樹的影子，東坡先生有知，當不勝滄桑之感了。

別了羅浮，還數度回首，那多情的老人（老人峯）像對我們搖手告別。我們回到廣州，乘粵漢路的火車北歸。在車廂中，黃九公對我們說道：『本團此次壯遊所得印象，總算

還好。我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不是爲名山，爲勝地，而是爲社會，爲國家，奔走於四方，那才是真正的壯遊呢！』

標商冊註

